八旬萬壽盛典

卷十三
之二十

中国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三

聖德九 文德一

臣等謹案道之顯者謂之文將以闡緝熙典學之原牖世觀成之盛是必有心法昭於萬年治法隆於亘古者乃以啓皇風而光壽世焉帝王之學所由與儒生異尚也我

皇上耄學維勤

鴻文富有常以

幾餘精詣煥發

睿思今逮

八旬

丹毫時御無非著

勑幾勤政之本以懋立言載道之功若夫
講席解經特以
精力之强從容
坐論義陳抑戒
德劭彌崇有四方承學之士所驚服不盡而景矚咸殷者又況
慶牓登於六科全書
頒於四庫
勉通經而敦實學
志好古以迪後儒即至竺國梵言亦皆全藏繹成舊完編而
昭大義臣等久沐
聖人之教日近
天子之光仰見
洽壽增禧同文協軌寔由於
昊乾錫佑靡不宣臻而引嚮者也猗歟偉哉

詔允廷臣所請編次
御製文第二集敬謹刊布復恭編
御製詩第四集成其第五集以乾隆四十九年始
先是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臣梁國治等謹
奏爲恭編
御製文二集告成敬請鐫刻以
示訓行以彰美備事欽惟我
皇上聖學淵富文德日新以

內聖外王之功致
健行恒久之治
文因見道化以觀成自癸未以前編刻
御製文初集久已
經緯輿蓋昭耀羲娥茲自甲申至乙巳二十二年復得
文四百一十一首臣等獲侍
禁近每一集讀之
丹稿初成輒蒙
宣示相與誦習講貫適然若驚悅然若迷復渙然若釋思欲竭管
蠡闚測萬一竊以爲自虞夏商周秦漢唐宋之文所謂渾噩
醇厚博大奧衍者各有專長論文者亦各有專主其言大而
夸者莫如李漢序韓愈之文曰周情孔思是言也愈何足以
當之周公之文多言治自易之爻辭書之立政周官無逸詩
之豳風大雅諸什周禮之六官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立
法度宅宥密萬世言治者之所守也孔子之文多言道自易
之十翼春秋之褒貶論語之遺言禮記孝經諸賢之傳述皆
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昭天地系民物萬世言道者之所宗
也臣等排次
一集仰窺
御製於祈
天永命念
祖由舊每篇之中三致意焉若

巡典若水利若政經若武功若遠化凡出之爲
明堂之治即敷之爲
皇極之言若是者爲周公之文若
經筵之論若剏發易書詩春秋之微言大義進退諸史之得失是
正諸儒之舊聞愼守器失統之由闡褒忠討貳之義旁逮聲
音文字名物象數以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即小見大若是者
皆孔子之文然後知李漢徒有是語舉千古之文皆不足以
當之至我
大聖人而後周情孔思之得合而有眞也然且漢之言曰情曰思
者何也周公有其德有其時而無其位孔子有其德而無其
位并無其時故其於文以是爲聖人之情爾思爾我
皇上坐而言即舉而措或
綴猷建極經數十年夙夜劼毖而後爲
文以紀之或溥博淵泉萬幾未起而先爲
文以發之蘊爲情思顯爲事功蓋兼
德位時三者而一之故合
文與治與道三者而一之也臣等恭依
初集體例排類爲四十四卷繕錄進
皇並請
發下刊刻以傳布九有垂示萬世臣等曷勝欽服欣幸之至謹
奏奉
旨如所請行

臣等竊覩

御製文初集成編

聖壽方閱五旬茲

二集之成則已逾

古稀而

益典增勤於課藝之有常見

頤神之彌固而

天以生知之哲亶聰明於

聖人

皇上以敷訓之言昭保錫於

皇極是以

鴻篇宣示數彙千麗煌煌乎竹素之大觀也

御詩之富每十二年獲

允編排與

文集同布藝林

四集並成壽棗梨而式模楷而

五集編已七年積六千首蓋自有文字以來無斯

鉅製由是

日新富有琅函寶帙有與星漢增輝者爾

皇上歲

御經筵乾隆五十五年

聖壽八旬

躬親講學如初是年

特命皇子及皇次孫從至

文華殿聽講

御製春仲經筵庚戌

慶節都過返禁垣講筵訣蕩此臨軒崇文要在敦實力發義仍教著御論傾覆栽培順天道自強不息法乾元是日四書題講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經題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非沽八十猶勤學抑以躬行示子孫命皇子等及皇次孫於是日亦從至文華殿聽講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解是二語者率以栽傾屬之人物培覆屬之天是猶視天與人物爲二也予以爲天與人物呼吸相通本爲一體夫春生夏長非栽者培之乎秋收冬藏非傾者覆之乎四時代運貞下起元天何所容心於其間哉人與物胥在乾元一氣之中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則所謂因材而篤之者也天之栽培傾覆一歲所必有人之栽培傾覆一生所不能無是則栽傾由自取培覆亦由自取惟當順天之常克己之私或庶幾乎若必求其栽而避其傾是猶有吉凶禍福之見於其心者吾見其不能如四時之運行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教人以聖希天之法也夫士之去賢聖且遠矣而況天乎然而不可無希之之志若不希之是自畫也昔爲三希堂記畧見斯義且天之行健日日在人目前予以爲較聖賢之去人爲尤近耳君子以是爲德自強不息爲不庶幾可希天乎蓋所謂自亦有二義

一曰自己二曰自然自己尚覺有私自然則無爲也無爲而不息
此天之所以行健而人之所當以爲法也設曰何以不息則註之
曰克己復禮
臣等伏惟我
皇上臨御經筵不以
耄齡而謝躬親蓋舉典弗尚虛文而
垂訓惟昭實踐彌用
勵宥密之勤
精求政本
究握道樞以見
君師統合積萬年如一日者耳敬繹本年
御論闡乾元一氣之符宣
聖學三希之蘊要皆
立言壽世發抒乎至誠不息之本體以契合乎
躬行心得之粹精矧乎
八旬親講亘古未聞並
命皇子孫近仰
提撕預聞
至教彼衛武公耄而好學詩人鄰之爲美德以視我
皇上之志篤敏求相距何啻禹萬也乎若夫
辟雍
臨講事在乾隆四十八年謹分載

盛事門

皇上以八旬萬壽

特開恩科先於乾隆五十三年

詔命分經試士自是年戊申正科始輪次一週五經並試

先是乾隆四十三年中外臣民以庚子歲恭屆

聖壽七旬籲請舉行

慶典未蒙

俞允

特頒恩旨五開鄉會試科本年

八旬萬壽

詔於戊申秋預舉正科卿試己酉春預舉正科會試其

恩科事宜即於五十四年秋五十五年春次第舉行恭奉

論旨及士子陳請題謝諸疏分載

恩賚門

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學士九卿等遵

旨會議得鄉會試二場向用經文四篇論一篇但各省定例俱係

分經中式或一經佳卷較多或一經佳卷獨少考官按例取

中未免爲經額所限致有偏枯且各經分載卷面其中或有

暗藏關節之卷亦易於檢閱伏思士子束髮授書原應五經

全讀現在鄉會兩試秖就各生所習本經取中應試各生秖

須將本經揣摩誦習即可倖中而于本經之外或竟至束書

不觀殊非崇尚經術之道自應于鄉會試一場酌改每經各

出一題每人作經文五篇俾應試舉子咸讀五經以敦實學
即不安義命之徒貪緣關節勢必不能盡人請托而涌場卷
面並不分經各房考亦斷不能繙閱全場將關節之卷撿出
呈薦在主考憑文錄取無庸復查照經額拘泥遷就于防閑
關節甄錄佳卷均有裨益惟士子專習一經奉行已久明歲
即屆鄉場爲期甚近若即改用五經考試在大省不乏兼通
五經之人或可取中足額第恐邊隅小省全讀五經者較少
猝難通習或至二場不諳題解背謬經旨難于取中查宋臣
朱熹有將各經分年試士之議應先請仿照其法自明歲戊
申鄉試爲始用易經出題次年己酉會試用書經出題以後
按照鄉會科分將詩經春秋禮記依次出題考試並令各省
學政於某科應用某經之年考試生員即用某經出題鄉會
五科之內以次考畢五經即邊隅小省經輪年考試之後亦
俱能誦習五經曉悉義旨再於鄉會試二場裁去論一篇五
經各出一題此後即作爲定例其生員歲試俟五科後令該
學政不拘何經酌出一題隨時輪流間出至童生考試自明
歲爲始仍復舊例用四書文二篇裁去經文以歸畫一等因
具
奏奉
上諭大學士九卿議奏科場條例嚴申功令預絕弊源各款所議
俱屬詳悉周妥已依議行矣但鄉會二場改用五經請自戊申
鄉試爲始用易經出題以後按照鄉會科分將五經依次輪試

一週再於鄉會試二場五經並試一節雖極爲允當士子束髮授書原應五經全讀向來止就本經按額取中應試各生祇知專治一經揣摩誦習而于他經並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實學之道今改用五經既可令士子潛心經學又可以杜絕場內關節弊端而衡文取中復不至限于經額致佳卷被遺自應于分年輪試畢後即以五經出題並試惟所請明歲戊申鄉試先用易經出題之處周易理蘊深奧猝難通曉並恐邊省未必人人誦習明歲鄉闈爲期較近若遽以易經命題考試其向非專經者或至不諳經旨難于取中因思士子以詩經爲本經者多所有明歲戊申鄉試著先以詩經出題次年會試著用書經俟下次鄉試再用易經以後按照鄉會科分輪用禮記春秋庶士子得以漸次兼通講求精熟不致臨時草率應試諸生務須經明行修爭自濯磨以端實學而期仕進其膺衡文之任者亦應精白乃心秉公鑑拔以副朕作人雅化

臣龍延槐恭校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四

聖德十 文德二

皇上命頒布四庫全書

詔許士子檢錄乾隆五十五年復

諭翰林院一體遵行

御製命頒布四庫全書時許願讀中秘者抄錄毋靳詩以誌事 庚戌

發帑增鈔四庫書更非捷徑爲崇儒 前因江浙爲人文淵藪特命繕寫四庫全書三部分弆揚州文滙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俾士子得就近鈔錄傳觀用光文治其抄錄書手皆特發內 雇覓不致濫邀議叙爲仕途捷徑也 擬公寒士廣聞檢預禁守臣嚴護符 全書繕竣分庋三閣後恐地方大小吏過於珍護致徒供插架無裨觀摩因復降旨聽諭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陞續領出廣爲傳寫但令督撫等派委妥員董司其事設立收發檔案

登註明晰不致遺失舛錯俾多士得殫見洽聞以副朕樂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褒博三倉實富矣精英二酉任觀乎欲期寰宇敷文教濟濟明廷治贊吾

先是乾隆三十八年

命館臣蒐輯永樂大典散篇成帙並校勘各省所進遺書彙爲四庫全書共三萬六千冊繕寫四分分貯

大內之文淵閣

圓明園之文源閣

避暑山莊之文津閣

盛京之文溯閣復

命擇精粹者輯爲四庫全書薈要一萬二千卷繕成二分一貯

大內摛藻堂一貯

圓明園味腴書室乾隆四十四年四十五年薈要二分告成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四庫全書四分次第告成又乾隆四十

十年

特頒諭旨俯念江浙爲人文淵藪發給內帑續繕四庫全書三分於揚州文滙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各貯一分至五十五年陸續頒發其自四十五年以後編纂成書者若

皇清開國方畧滿洲源流考平定三逆方畧

大清一統志

皇朝通典通志續通典通志

盛京通志

宗室王公表傳蒙古王公表傳繙譯五經通鑑綱目續編通鑑

輯覽附錄改正名字之金元遼史契丹國志明宮史明臣奏
議職官表河源紀畧蘭州紀畧熱河志日下舊聞考補繪離
騷音韻述微詩經樂譜等書均
諭令錄入四庫全書以昭美備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四庫全書薈萃古今載籍至爲美備不特內府珍藏藉資益
覽亦所以流傳廣播沾溉藝林前因卷頁浩繁中多舛錯特令
總纂等復加詳細讎校俾無魯魚亥豕之訛茲已釐定蕆工悉
臻完善所有江浙兩省文宗文滙文瀾三閣應貯全書現在陸
續頒發藏庋該處爲人文淵藪嗜古好學之士自必羣思博覽
藉廣見聞從前曾經降旨准其赴閣檢視抄錄俾資蒐討但地
方有司恐士子等繙閱汚損或至過爲珍秘以阻其爭先快覩
之忱則所頒三分全書亦僅束之高閣轉非朕搜輯羣書津逮
譽髦之意即武英殿聚珍版諸書排印無多恐士子等亦未能
全行購覓該督撫等諄飭所屬俟貯閣全書排架齊集後諭令
該省士子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呈明到閣抄閱但不得任其
私自携歸以致稍有遺失至文淵等閣禁地森嚴士子等固不
便進內抄閱但翰林院現有存貯底本如有情殷誦習者亦許
其就近檢錄掌院不得勒阻留難如此廣爲傳播俾茹古者得
覩生平未見互爲抄錄傳之日久使石渠天祿之藏無不家絃
戶誦益昭右文稽古嘉惠士林盛事不亦善乎
臣等欽惟我

朝圖籍垂光儲珍藝藪

皇上以聖學崇深迪

稽古右文之治爰羅三萬六千冊之閎富編摹檢校悉稟

睿裁既快全書之集大成分藏

四閣備著

記文美矣盛矣復

發帑繕錄三分

頒之江浙兩省特沛

恩言許令傳鈔毋靳其情殷誦習者翰苑存貯底本亦得就近

檢錄蓋

聖人敷宣雅化嘉惠儒林有加無已之至意允宜祥徵太乙輝

映長庚

天文人文並昭煒郁者哉

乾隆五十五年

皇上重排石鼓詩

特命製鼓重刻置太學及熱河

文廟

御製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 庚戌

凡舉大事者必有其會與其時而總賴昭明

天貺以成其功武成九次無論矣即如四庫全書及以國書譯漢藏

經皆始於壬六旬之後自癸巳年蒐輯海內遺書並於永樂大典內採集散篇命館臣依經史子集督繕四庫全書四分又佛經本出厄訥特珂克一譯而為唐古忒之番再譯而為震旦之漢其蒙古經則康熙及乾隆陸續譯成

而未有國書之佛經先於乾隆三十七年亦命開館譯定茲二事卷帙浩繁俱非易於觀成者乃皆在予六旬後始命舉行初亦覺其遲也既而悔之以爲舉事已晚恐難觀其成越十餘載四庫全書則早叅考裝潢畢以貯之閣而所譯漢藏茲又將告畢就此非

天恩垂佑俾予雖老而善成此二事乎近因閱石鼓文惜其歲久漫漶所存不及半夫以國學興賢述古之爲使千萬年之後並此僅存者肯歸無何有之鄉有治世之責者視之而弗救予且不成爲讀書之人矣斯事體大千古讀書人所不能任亦從無道及者予故不怍不文及此未至耄耋智昏爰蔵此事蓋石鼓之爲宣王時作與夫宜置國學爲萬世讀書者之津逮自以韓昌黎之見爲正車攻吉日之章班班可考也後人議論紛出如董逌程大昌據左傳成有岐陽之蒐以爲成王鼓鄭樵據殷丹二字見秦斤秦權以爲秦鼓馬定國據後周書以爲宇文鼓陸友仁虞世史以爲元魏鼓至楊愼之僞作全文爲謬尤甚總不若韓愈之見爲正蓋即本鼓之文取証小雅可信也若歐陽修集古錄云韋應物以爲文王鼓宣王刻今應物石鼓歌具存明以爲宣王何曾有文王之說近者尚悞況與論三代以上哉夫昌黎有其見而無其力且未思及存其詩則予較昌黎爲勝矣茲用幸翰苑之例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親臨錫宴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四十字爲韻予賦東字及末音字二韻其餘勅諸臣各分一韻賦詩親定首章截其長以補後數章之短即用文中字並成末章自第二至第九命彭元瑞按餘字各補成章非因難以見巧實述古以傳今於是石鼓之文仍在十鼓井井有條而不紊矣舊鼓舊文爲千古重器不可輕動但置木柵蔽其風雨以永萬世而新爲十鼓以刻十章並列國學以公天下惠後儒則仍周宣之文也熱河

文廟爲歲歲惠遠詰武之地則亦命置之以詔來世庶乎宣王中興之烈不泯

宣聖牖世之道恒昭而予耄耋之年尚得蔵此崇文之舉孰非會之萃時之合深蒙

昊貺之所致哉希周家小世之久鬯皇清重道之規後世子孫尚慎念之是爲序

避我車既工攻避我馬既同避我車既好避我馬既駤阜君子員員云邁邁獨其斿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右一八句凡二十九字重文三

廓廓猷音合衢道允戔熾佳維亶宣天子謂公迋徒我其㠯以闢明簡迋徒迎徇衆除衍道具駕敺避我驅馭其亞帥避弓其射

右二八句凡三十五字

亞車趍趍趣茍首車遭遭續左驂驌驌敖右驂騛騛音速其斿毒毒

丑茗反司馬相如大人賦休虞奔走其旃未詳旃旃君子其來嚮導避我鳴鑾

右三八句凡二十六字重文六

敺車趮趮丑亦反行聲也欶策馬趯趯音瀝導敭彼盩盩遻原隮敭彼大陟陸彤矢矮矮鏃鹵鹵鹵其斿纍纍音臺其斿纍纍音洛君子其來

右四八句凡二十七字重文五

遄來騝騝音堅寺時余卅三里余射鹿于茲六轡寫卸止出勿壑憂微霧霾或以時雨邁原瀍隰陰陽霝靈帛泊翠華遨纛天子之所

右五九句凡三十七字重文一

其淵殿也孔深帛泊淖坌洋滔滔沔沔泛漫漫之一方其魚不

識𥂴𥂴（烝）佳（維）鱮鯊（鯊）鰥（鰥）鰒（鮒）鱮（音自）又柲（梓）又𦉢

右六（八句凡二十九字重文四）

其阹（阪）又多對爲櫻（櫻）榕（音咎）棫（樸）陽栁及櫐（栗）既氐（柢）既柞如葄（弃）如箬及栗（華）及碩禽翰（翰）遒（攸）宮以寺（時）而乍

右七（八句凡三十四字）

其邃（原）孔庶獸直（迺）盦（寧）處麋豕豨（豚）蜀（犢）麀鹿雉兎趨趨（音即）其吳（古老反白澤也）趯趯（音憲）其虎左驂馬執之大黃弓射之

右八（八句凡三十二字重文二）

即鹿又奔搏麀又眞（塡）鮮盜（菹）時自（旨）異胡（音拉合作脰博雅謂之胡）是申如天之圃（嘉潘迪作嘉朱彝尊石鼓考據施宿引說文作喜）秀埶（藝）員（云）乍（作）徼徼（未詳）肅肅（未詳）自以寫樂

右九（八句凡三十字重文二）

迕（徒）駁（馭）既射避（我）馬載止用賢孔庶康康敕（治）田車既安日佳（維）丙申用各爲章害（曷）不永寧

右十（八句凡三十一字重文一）

御製重排石鼓詩得句（庚戌）

就石鼓所有三百十字分排十章並鑿成十鼓各泐其面十什排成十鼓咸崇文漫議創非凡就其本有差鱗次弗以所無爲鴈讒潘氏（迪）詳詮尚可取楊家（愼）僞作概從芟拈題既復鞭烝笑那禁千年後削劉

臣等謹案古來金石之最壽者莫石鼓若其宜寘國學以津逮萬世之讀書者誠如

御製序文遵唐臣韓愈之言爲正慶逢我
皇上登耄耋之年剏億萬載非常之舉舊文
重次貞石新刊用以公天下而昭來許而
聖意深遠
命於國學於熱河
文廟分列其間臣等竊以車攻吉日之詠周宣不過揚中興
之駿業而未嘗膺運會之極隆若我
皇上文謨武勲炳灼今古偉
鴻烈之九奏拓疆宇於二萬里之遙胥藉
天眷
祖貽蒙庥悠遠則今新鼓之成羲娥齊爝夫豈容成隸首所能布
算及之者乎
乾隆五十五年
命以清文繙譯全藏經成
皇上親製序文
申訓
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序庚戌
爲事在人成事在
天天而不佑事何能成人而不爲
天何從佑然而爲又在循理爲不循理之事
天弗佑也予所舉之大事多矣皆賴
昊乾默佑以致有成則予之所以感

既奉行之忱固不能以言語形容而方寸自審實不知其當何如也武功之事向屢言之若夫訂四庫全書以及國語譯漢全藏經二事胥舉於癸巳年六旬之後既而悔之恐難觀其成越十餘載而全書成茲未逮二十載而所譯漢全藏經文畢蕆夫耳順古稀已爲人生所艱致而況八旬哉茲以六旬後所刱爲之典逮八旬而得觀國語大藏之全成非

昊乾嘉庇其孰能與於斯而予之所以增惕欽承者更不知其當何如矣至於以國語譯大藏恐人以爲惑於禍福之說則不可不明示其義夫以禍福趍避教人非佛之第一義諦也第一義諦佛且本無而況於禍福乎但衆生不可以第一義訓之故以因緣禍福引之由漸入深而已然予之意仍並不在此蓋梵經一譯而爲

番再譯而爲漢三譯而爲蒙古我皇清主中國百餘年彼三方久屬臣僕而獨闕國語之大藏可乎以漢譯國語俾中外胥習國語即不解佛之第一義諦而皆知尊君親上去惡從善不亦可乎是則朕以國語譯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茲以耄耋觀蕆事實爲大幸非溺於求福之說然亦即蒙天錫佑如願臻成所爲益深畏滿怵惕儆戒而已耳是爲序

臣等謹案佛書以有全藏不與經史並列我

皇上精究法乘以爲梵文雖異其義則同亦既三譯成編番漢蒙古字體俱備則

國語譯經之舉所關固有甚鉅者焉仰惟

皇上以長壽無量之身

康强御世慶登
八旬而兹所譯全藏經文適以本年告蔵是不可思議之因緣
皆由
善思議之福智有以快如願而覩圓成信非偶然也恭釋
序文推本于
上天之默佑
示要于中外之尊親要皆以循理之爲廣
大同之化然則
文思光被
至德難名彼三竺之秘典且將與四庫之鴻篇同垂不朽豈非
億載昌期之盛事乎哉

臣龍延槐恭校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五

聖德十一 儉德

臣等謹案帝王飭德以儉蓋欲以身率先納軌物於大同而非徒示謙讓以延譽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又曰捐上益下民說无疆中正之慶道備是焉耳我

國家承百餘年熙和之久重以我

皇上臨莅五十餘載之勤法守

祖徽敦勵純化從不輕勞一民力輕費一民財是皆由克己無欲之念素切於

宸衷用能洽淳龐而登康阜乃猶

著文

申諭昭示再三謹度支之歲用而
明慎體驗於在躬而登惠宇內之
誌工作之偶興而
敬謹握持其大要以至因時裁省具有常經斥供頓增華之費禁
燈綵無益之觀惟恐稍涉鋪張易滋浮靡習尚至矣哉
聖人之用心所以杜漸防微誠有見乎其大者若夫臣民恭遇
萬壽獻悃介
釐因由不可遏之情而率
示以不容過之舉所謂禮從其節用戒其盈不事粉飾太平之爲
而自臻
仁壽同風之盛夫孰非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之
一心有以導揚
郅治于無窮也乎

皇上聖懷崇儉乾隆四十九年
勅內府備查節年度支實數
著文申訓

御製節儉論 甲辰

嘗讀
皇祖實錄云明季宮中歲用七十萬漸次節省至康熙五十年祇
用七萬至臣民僭用妄費非不禁約徒致法令滋繁究于無補大
哉王言誠得治國平天下之要道矣因令內務府查近年一歲度
支則稱乾隆二十年以七萬計三十年以三萬計四十年以二萬

計乎非以此自鳴也蓋修已治人之道無過于節儉節儉則嗜欲不行無聲色貨利之失德所以爲善也然天子之節儉與庶人不同矣世道人心日流日下逢君之欲者多引君以道者寡爲君者設自鳴其節儉則出納之吝者有之矣量入爲出者言之矣弊衣羸馬者形之矣甚而至于興利虐民漢唐宋明之以此而失民心侵尋以至于亡國者皆由是也且昇平日久戶口日滋物價騰踊勢所必然是以內務府近有加價和買之議即如請行此亦可以節儉而不與之乎嗟夫節儉豈易言哉至于返樸還淳豈非善政然天地所生之物止有此數昔以十人食之今以百千人食之（頌治初年各省民數一千六十三萬餘口近年增至二萬八千餘萬口是加至二十餘倍之多也）米安得不貴米既貴諸物安得不貴遊手好閑僧道之流且藉此以餬口盡毆之力田言之易而行之難安得許多田與之乎均田井田之事設行之今未得其利而先致其亂非至愚泥古者不爲也爲今之計補偏救弊之不暇實無一勞永逸之法也即近代之崇禎著布袍其時羣頌爲美德何救於亡國乎若晉武之焚雉頭裘唐明皇之銷銀器胥爲暫博美名其後更窮奢極欲而齊建武之欲毀酒鐺直令蕭頴胄譏其曲宴之奢益爲可笑可鄙故吾之所爲節儉者亦如吾君子小人論中所云不可不明不可不慎而又不可顯其迹而已耳

臣等恭讀

御製論仰見我

皇上敬承

祖訓而得修己治人之要道以推爲治國平天下之遠模初未嘗
以玉食萬方或稍疎其節制者也伏惟
萬年垂鑑卽木盂角椅皆欽
儉樸之貽是以省約
性成守不邇不殖之素兢兢於導民制用而恒不欲以之自鳴
至于天子之節儉與庶人不同已于
論中備著其義而
聖人之恩澤則又不因
情崇節儉或稍勒夫施予者故若每歲
特詔蠲除數叅千萬
孚惠勿問惟冀藏富在民以臻還淳返樸之盛風焉臣等幸依

壽宇仰
德靡涯實有不勝悅服者耳

乾隆四十五年

聖壽七旬

諭禁督撫等請輸經費及呈進貢品五十五年

八旬萬壽

諭停止如前

先是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據國泰奏明年恭遇朕七旬萬壽請在熱河布達拉廟左近
建蓋民房添設鋪面于通省官員扣捐養廉二十八萬兩以備
經費一摺甚屬無謂已于摺內批示矣前此國泰奏於沿途添

建兩處行宮又於德州建造喇嘛廟己屬繁費但因成事不說
是以難于禁止至朕明年七旬萬壽恐各省臣民欲行申祝早
經屢降諭旨飭禁甚明何以國泰復有此奏若各省相率效尤
尚復成何事體耶國泰著傳旨嚴行申飭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以庚子年爲朕七旬萬壽恐內外臣工欲申祝嘏屢經宣
諭飭禁此次南巡回鑾後一俟
北郊禮成即啓程幸避暑山莊各督撫等斷不必前來稱祝恐外省
督撫不能仰體朕懷因七旬萬壽欲取九九之義購備貢品諸
多闕靡甚至力有不逮而隨衆效尤勉爲充數尤屬不必各省
督撫身任封疆惟當大法小廉奉公勤職副朕委任本不當以
進奉見長著再傳諭各督撫今年八月慶辰一切均照常例若
借七旬萬壽爲名多事繁文以申妍茲之悃不但爲朕所不取
且現經降旨令奏事處屆期遇有多進貢物者一概不准接收
諸臣其善體朕意毋得藉詞請覲致增煩費翻滋擾瀆將此通
諭各督撫知之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王公大臣及直省將軍督撫大吏等以乾隆五十五年
朕八旬萬壽籲請舉行慶典已前所請其應備儀文典禮恐不
免踵事增華致滋繁費因專派大臣董理其事現經阿桂等酌
籌經費奏定章程王公大臣及將軍督撫等分別銀數於廉俸
內坐扣備辦亦已准行以遂其効誠獻悃之心第念各督撫等

抒忱祝嘏既將五十五年分養廉扣辦其餘剩廉俸尚須留爲
辦公之用若是年該督撫等仍照每年之例備進萬壽貢物未
免稍形竭蹶況所進物件內如寶座屏風各宮殿皆有陳設不
便更換即佛像亦屬過多無處供奉亦無另建廟宇之理其五
十五年萬壽貢品不但各督撫等俱不准其呈進即王公大臣
等亦毋庸備進至各該省是年應進土貢內除橘子荔子石花
魚哈密瓜等物仍照舊呈進以備薦新之用其餘土物槩行停
止以示朕體卹臣工至意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五十五年值朕八旬萬壽經辦理慶典大臣議令各督
撫等分別扣養廉備充經費以遂其效誠獻悃之心恐該督撫
等既於養廉內酌爲分扣若仍備進萬壽貢物未免稍形竭蹶
業明降諭旨是年各督撫等俱不必呈進萬壽貢物以示體卹
此次辦理慶典原因王公大臣等再三籲懇出於至誠不便固
却是以俯俞所請特派大臣經理其事勿任踵事增華致滋糜
費各督撫等既分扣養廉以充經費已足抒誠祝嘏又何必另
備貢品爲此繁文縟節乎各督撫等承受恩眷簡任封圻恒當
體朕之心以爲心其恪遵諭不但是年即明年概毋庸備進萬
壽貢品以仰副朕諄諄訓諭至意若該督撫等自以養廉豐厚
所扣經費無幾又兩年不准備物將虞則其所省之養廉不爲
不少於心有所不安則前此酌議經費內道府以下俱得遞減
分扣此等職分較小之員其所得廉俸不及督撫藩臬之優雖

所扣無多究恐不無拮据督撫等如果情切祝釐莫若即將伊等兩年備物之費及藩臬多餘養廉爲該省官員酌量代扣大員等多扣幾分則職分較小者即可節省幾分自無因此苛派小民之累而有貪贓壞法亦可繩之以法該督撫等誠能如此仰體遵辦更勝於另備貢品朕必深爲嘉許也將此再行通諭知之

臣等謹按豳風所祝小民躋彼酒羔周誥所陳父母慶其洗腆慶我皇上萬年晉祝各以廉俸之豐贏頗備經費亦臣子區區之分所宜然迺蒙聖慈曲體酌定分數俾弗絀於公事所需復申諭諄嚴勿得侈呈進奉即土物之微亦僅令以爪果爲獻畧備薦新因伏思我皇上膺萬國之貢珍本年如外藩列服備物祝釐率命留抵下次正貢內外臣藩仰邀恩施逾格仁愛撙節益不知所藉以上報矣

御題知過堂

乾隆四十五年

著論申訓

御製知過論辛丑

予去歲爲古稀說歷數古來粃政之過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而幸今都無其事非驕也蓋記其寔且以自勵也然則予遂無過乎曰有爲何過曰爲興工作蓋予承國家百年熙和之會且當勝朝二百餘年廢弛之後不可無黻飾壯萬國之觀瞻四十餘年之間次第興舉內若

壇廟宮殿京城皇城禁城溝渠河道以及部院衙署莫不爲之葺其壞新其舊外若海塘河工城郭堤堰莫不爲之修其廢舉其湮是皆有關國政則胥用正帑物給價工給值而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內而西苑南苑暢春園圓明園以及清漪靜明靜宜三園又因頤爲菟裘之頤而重新寧壽宮別創長春園外而盛京之屬城式築其頹

永陵

福陵

昭陵陪都宮殿胥肯構以輪奐又

景陵

泰陵往來之行宮以及熱河往來之行宮避暑山莊盤山之靜寄山莊更因祝

釐而有普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有須彌福壽之廟以至溥寧普樂安遠諸寺無不因平定準夷示興黃教以次而建是皆弗用正帑惟以關稅盈餘及內帑節省者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夫弗興徭役加賦稅則雖有工作閭閻本不知而物給價工給值貧者且受其利是寔我朝之善政

家法是以各省偶水旱率興工作有以工代賑之請而內之司園囿工程者且或以其年無工作爲苦如是則所爲興工作者爲無過矣而予引以爲過者蓋心有所縈繫必有所疎忽得毋縈繫於小而或有疎忽於大者乎夫小者遊目賞心是也大者敬天勤民是也予雖不敏實不敢因其小者廢其大是以向偶遊萬壽山諸處率過而弗留尹繼善遂有馳驛觀山之語予不惟不責且笑而肯之實獲我心也若夫時巡所經各督撫每繕行宮以備駐憩雖云出自捐養廉資商力然爭奇較勝予不爲之喜且飭諭之究其致如此者過應歸于予謂之無過實自欺也夫不知過其失猶小過而弗改又從而爲之辭是文過也其失大既知過矣欲改矣如向所云者繼自今予惟視其不可已者仍酌行之其介於可已不可已之間者率已之而已耳己過伯玉知非之年未逮武公作戒之歲細審實有此過故著論書卷以當自訟乾隆辛丑八月中澣並識于避暑山莊之抑齋

御製題知過堂 壬寅

去年著論曾自訟匪逞虛文敬畏存誰謂庸臣貢漆飾去冬山東巡撫國泰呈進雕漆儒檻屏扇等物以其費工無益甚不愜懷傳旨嚴行申飭第念成器不毀又不肯因此添建大屋不得已于愼修思永殿後舊有之雲香清勝室接楹裝用並渺所著知過論於壁遂以名堂云仍因舊室構松軒知非早過伯玉歲作戒常思衛武言摛藻染毫渺堂壁斯多愧那待他論

御製題知過堂 癸卯

成事由來不說乎何當漆飾貢紗厨既憐棄置成廢物聊與廊營因舊模上年以國泰所進雕漆屏扇等件成器不毀棄置可惜因於舊有之雲香清勝室接楹裝人詞見前是知過堂詩並

注坐傍明牕欣律暖看餘曲砌識韶蘇接楹堂以知過額試曰過
曾知也無

御製題知過堂乙巳

人若不知過既知改爲貴弗改已爲非甚者文去聲與遂緊我顏斯
堂已閱兩三歲不吝成湯心未能伯玉志我背企之哉摛辭誌深
愧

御製題知過堂丙午

向陽處必得春早莩甲旋看綠到蓂自是一元資以始可欣萬寓
與之皆悔心柳眼侵尋問江硯宣毫次第排知過由來貴改過空
言改亦有何佳

御製重題知過堂丙午

知過堂之名本因好工作顏堂用自箴以當銘右座然予細思之
渠去聲止一端那敬
天在於誠屋漏或失課寧民圖其易溝壑或多餓勤政應無間去聲
延攬或致惰察吏慎彰癉涇渭或淆些有一之弗臻是皆予之過

重題書壁間惕息慎起卧

御製題知過堂丁未

搆桑書堂成五載偶來清憩亦題詞星添鬢鬢依然我曦閱隙駒
豈改其未致閭閻衣食足敢言禮樂俗風移過而能改則無過徒
此云知實未知

臣等伏睹我
朝凡大工作皆承

聖德

重熙累洽之治會萃時合以待我
皇上之振新而修舉焉是以鼗鼓弗煩於民水衡厚給其直不必襲堯舜茅茨周文梧柱之跡而自無過舉乃若
豫遊之地無過仍舊飾陳而
聖念惟恐稍縈或渝敬勤之本用是
著論顏堂
摛藻誌省是所謂儉在我而不在物心居中虛而謹節其所受
著歟

乾隆四十五年

聖壽七旬

詔却原任八員請建經壇五十五年

八旬萬壽

申諭如前並却內府臣等成造佛像之請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七日禮部奏據原任工部右侍郎李友棠等呈請本年恭逢
皇上七旬萬壽聖節擬赴
熱河恭建經壇一疏奉
諭旨著照前旨毋庸伊等前赴熱河並令各回原籍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總管內務府大臣奏乾隆五十五年朕八旬萬壽請循照
前例諸王內外大臣虔造無量壽佛延禧祝嘏等語因思朕六
旬七旬萬壽該管大臣俱先期奏請成造佛像以伸慶祝維時

朕恭侍
聖母皇太后慈闈凝禧篤祜內外臣工共抒忱悃是以俯允所請藉
用承
歡錫慶茲因朕八旬之慶先期備辦非朕所喜且迴思益增悵然朕
仰邀
昊眷年逾古稀康強勤政惟期日慎一日敬迓
鴻庥以俟八旬有五之歸政朕一人之福即億兆臣民之福又何必
循用具文徒滋繁費乎所有該管大臣等奏請成造佛像之處
著不必行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保寧尚安奏據伊犁烏嚕木齊兩處各廢員等二百七十餘
員名呈稱恭遇八旬萬壽歡躍難名謹於今年預慶明年恭祝
虔建經壇稍申蟻悃等語所奏殊屬非是新疆各廢員俱係緣
事較重之人是以發往該處令其効力自贖非尋常廢員可比
從前遇有慶典各直省廢員赴京建立經壇曾加恩擇其情節
稍輕者量予錄用並分別賞給頂帶然亦出於特恩非臣下所
得陳請保寧等此奏必係爲該廢員等設法邀恩地步試思此
等効力之人既不准其赴京祝嘏且獲咎俱重豈在彼建立經
壇遂可望施恩釋回耶所奏斷不可行至明年朕八旬萬壽前
經俯准王公大臣等之請舉行慶典原因中外臣工籲請祝釐
効悃抒忱情詞懇切古亦來稀有之事朕若却而不允轉似類
於矯情是以准其各輸經費在京辦理襄茲盛典仍諭令務從

節省毋得踵事增華其各直省距京既遠又何必紛紛仿辦萬壽亭經壇等項所有明年萬壽各直省建立萬壽亭經壇之處著行停止各省且然新疆地方更可不必也將此通諭知之

臣等謹案九如祝壽之篇先之以神詒多福後世祠官祝釐延祥仁宇義率昉此欽惟我

皇上萬壽疑禧中外臣民莫不欲少抒悃忱効億齡之祝故或假頌誦之宣揚以慶讚無量證莊嚴之寶相以頂禮長生歡喜寔有同心懷請遂聯衆願迺蒙

皇上體念周至屏却繁文既不致有糜費之虞更不使有濫邀之澤即一事而敦本抑末具見崇情誠所謂躬至德而不自德者乎

聖駕時巡

諭禁工作及諸綵飾乾隆五十五年

八旬萬壽慶節前預

命撤減宣示中外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奉

上諭朕清蹕時巡臨莅江浙原因厘河工海塘親臨閱視兼以省方問俗順時行慶非爲遊觀計也前屢經降旨所有經過地方止須掃除蹕路一切供頓無庸踵事增華今浙省仍有添建屋宇點綴燈彩之事兼多華縟未免徒滋繁費朕心實所不取三

寶等均著傳旨申飭嗣後如再有似此過費者朕必加以嚴譴
不能寬貸也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奉
上諭朕自三十年南巡以後迄今十有五年東南士俗民風易趨
華靡每勗督撫大吏諄諄化導務期返樸還淳以臻郅治而江
南之陶莊淸口浙江之海寧塘工修舉允關民瘼因允兩省督
撫籲請于今春再舉時巡之典乃自啟蹕以來所過直隸江南
一切行營供頓不過就舊有規模略加修葺辦理尚爲妥協而
從事浮華山東已開其端至浙江爲尤甚朕心深所不取現在
陶莊及海塘各工經朕親臨指示所有應行修理工程特命頒
發帑金交該撫等悉心妥辦將來工程完竣後朕自當再行親

莅閱視恐後任督撫見此次所辦差務已多粉飾未免踵事增
華從而加甚勢將伊於何底且江浙士民情殷瞻覲者固多而
窮鄉僻壤或有名附讀書不能上進之徒本自憤懣不平今因
巡幸一切點綴過華朕視之實覺過當又安能免若輩之議論
乎朕臨御四十五年無日不廑念民依乃以省方問俗之殷懷
轉貽口實是誠督撫大吏之不能善體朕心而朕亦以爲愧矣
著再通諭各督撫以後務宜黜奢崇儉於地方諸大政實心經
理毋得徒事繁華致滋浮費以稱惠朕愛東南黎庶之至意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朕明春巡幸山東啟鑾約在春分之後彼時已過燈節蹕路
所經毋庸預備燈綵烟火以省糜費著傳諭劉峩長麟一體遵

上

照

恭查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九日

諭此次點綴不過塗飾一時耶以娛目更爲無益繁文幸荷

天恩佑彌月晴明或設連遇風雨豈不徒耗物力今已成事不說

未便全行裁撤仍著該管大臣將一應綵飾量爲減省以示朕

式靡崇儉至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上諭全文恭載卷首謹節錄入

臣等謹案采椽不斲斥題不枅從來述儉約者以爲美談

然原其自處則然而出於臣下之營作則未聞有示之以

範者我

皇上節用愛人

在宮

將邁

厘念同之屢以東南民俗易趨浮靡

勗大吏多方化導使之返樸而還淳爰于

鑾輅將臨先期

頒諭毋滋冗費而侈縟文偶有運事增華即

諄諄訓誡務使咸知仰體至如點綴綵飾不過耳目之娛取適

一時而事屬無益不特

巡典示之裁撤即本年

八旬大慶臣工方以萬邦輳集遠服偕徠欲藉以壯觀瞻而陳

王會之盛而我

皇上感念

天時重惜物力仍
命所司量從減省煌煌
綸綍遵奉敬錄冠諸
盛典首編以是知
聖人之德無所不備而
聖人之壽將遠紹夫循蚩疏仡之年與太初同其沕穆也矣

臣錢開仕恭校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六

聖德十二　謙德一

臣等謹案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惟謙一卦其內卦三言吉外卦三言利蓋謙者德之柄也王者德盛禮恭以至厚之實持戒滿之衷則天地神人咸奉之以福是以致恭存位而履無疆之慶也洪惟我

皇上盛德大業積厚流光躋八旬之崇禧爲萬古所希遘舉夫

文謨
武烈
聖德

神功古聖人得其一端即足以照耀簡冊者我
皇上皆躬有而兼備之所由三靈答以蕃祉五福嚮其宣臻焉耳
乃猶
懷沖抑鞏執勞謙於
七旬慶典則弗俞臣民之籲逮
八表鴻儀復屢
申裁抑之旨以及德水澄流嘉禾栖畝
特却宣付之請並
傳訓誡之辭凡皆
聖衷之保泰持盈備昭撝吉雖堯之克讓文之小心豈是過哉臣
等恭纂

壽編謹循錄乾隆四十五年以來屢奉
宣諭之實事以仰推我
皇上不自滿假之實心敬載
謙德一門用見夫
履慶延洪之盛惟
大德足以致之而
聖人之抑然自牧者正所以尊而彌光也

乾隆四十五年

皇上七旬萬壽臣工籲行慶典
詔弗允

先是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大學士管兩江總督臣高

晉等以江浙臣民望
幸甚殿懇請庚子年再舉
南巡盛典並以是年恭屆
皇上七旬萬壽擬就近舉行
慶典合詞具奏奉
上諭朕本意以庚子年七旬慶辰越歲辛丑即恭逢
聖母九旬萬壽斯則敷天同慶自當臚歡祝
嘏以抒萬姓悃忱今既不能遂朕初願尚復何心爲已稱慶況朕蹕
途所經老幼歡迎扶携恐後未嘗不顧而樂之若經棚戲臺及
侈陳燈綵點綴紛華飾爲衢歌巷舞深所不取且非所以善體
朕意也不特江浙臣民不當爲祝釐之舉即凡內外大小臣工
于朕七旬萬壽時亦均不得請行慶典以及進貢獻詩若伊等
謂欲藉以申其尊敬之誠是轉增朕心之不悅尚得謂之忠愛
乎但天下士民遇朕七旬萬壽皆不免望恩倖澤此亦情理之
常朕亦何肯因不舉行慶典並靳恩施乎著于已亥年八月舉
行恩科鄉試庚子年三月舉行恩科會試以彰壽考作人之盛
至各省漕糧曾于乾隆三十一年普免一次茲蒙
昊蒼眷佑累洽重熙朕敬體
天心愛養億兆用是再沛恩膏著於庚子年爲始復行普免天下漕
糧一次俾藏富於民共享盈寧之福所爲歛福錫民慶莫大焉
其開科事宜著交禮部查例辦理其各省漕糧應如何分年輪
免之處著交戶部詳悉妥議具奏將此遍諭中外知之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前因江浙督撫等以兩省臣民望幸奏請巡閱河工海塘已降旨允於庚子春正月諏吉南巡至所稱明歲爲朕七旬萬壽欲就近申祝則斷乎不可業經宣諭飭禁蓋朕本意原以庚子爲朕七旬誕辰辛丑即爲

聖母九旬萬壽連歲疊逢大慶中外臚歡自可聽其抒誠祝

嘏今既不能遂朕初願朕復何心爲已稱慶惟念士民想望恩澤積有歲年因詔開鄉會恩科並輪免各省漕糧一周以洽羣悃明年南巡廵鑾後俟

北郊禮成即啟程避暑山莊駐蹕八月慶辰一切仍照常年例行若在京受賀惟恐轉多棖觸遂至山莊以避之至於西藏班禪額爾德尼預請覲祝實屬吉祥盛事是以允其前來即令於山莊瞻謁俾從其便朕並非因其稱祝先期往就之也恐內外臣工尚未能深喻朕意仍有以慶典爲請者非惟不能博朕之懽適以增朕之懷又豈臣子愛敬之道乎俟朕八旬大慶則當聽從諸臣稱祝此次必不允行又前屆朕六旬萬壽時自古北口熱河兩處曾有點綴段落燈綵之類本屬朕所不取明年尤當嚴禁將此再行通諭知之

臣等謹案祝釐之典上以彰國家之洪祉下以貢臣子之縷誠所願嘉納同懽庶以順人情而光熙運也我

皇上椿紀增崇本年

萬壽八旬始荷

允行慶典爰溯
古稀之歲中外請祝
聖齡
皇上執德謙沖再三辭讓雖未許臣工之稱慶而猶恐虛衆庶
之望
恩預啓
特科
普蠲漕糈
頒恩詔
舉時巡章焯令儀推
曼壽之殊施以廣億兆之攸賴蓋閱十年而
鴻禔茂介衆志顒孚所謂鳴謙中心得勞謙萬民服是有以叶
吉占而垂盛軌焉爾
乾隆四十五年
聖壽七旬
命於山莊敬搆戒得堂並
著記文以闡
皇祖鑄聖垂示之意
御製戒得堂記 庚子
孔子三戒之論朱子注謂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又引范氏
之言以爲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蒙引又引新安陳櫟之語
以爲志亦定向於理志有善惡理無不善諸說繹聖析理各抒所

見亦既擇之精而語之詳矣我
皇祖聖壽望七時嘗欲鐫通用小璽命內廷翰臣擬文皆無當
聖意者乃定戒之在得字用之此語聞之張照蓋爾時伊在南書
房裏行也然當時
聖意引而未發予今年亦屆七袠於元旦試筆即檃括此語爲什
茲駐蹕避暑山莊乃
皇祖朝乾夕惕用此璽之處而予受
恩之所也適作書堂於清舒山館之左即以此題額而爲記以闡
皇祖之義曰帝王之學與佔畢書生有不同則所戒亦當各異未
定方剛之戒茲不復論茲所戒者當在得矣而得豈與庶人同乎
欲得賢才而用之此可戒乎欲得億萬年永承
天眷此可戒乎欲得寰宇安寧萬姓樂業此可戒乎欲得五風十
雨屢綏普徧此可戒乎若夫欲得貨財爲瓊林大盈金花內帑之
私則是剜肉補創自速其亡之舉古有明戒而戒及此其亦小矣
因敬思
皇祖所云戒得者其在擴土兼遠之爲乎擴土兼遠之不已必有
窮兵黷武之事我
皇祖雖征朔漠復衞藏非窮兵也不得已也予小子欽承
先志亦既平伊犂定回部靖金川擴土不爲不遐兼遠不爲不備
然非敢恃兵之強將之畧而窮黷以逞已之欲亦惟是不得已而
用之耳幸蒙
天助諸事順成今則壽登七旬亦既老矣尚何所不足敢弗以

皇祖之戒爲戒乎如是則先儒所謂志氣血氣胥不外一理然此理實非估畢儒生所得同而或有合於我
仁祖垂示萬禩之義乎

臣等謹案謙六五象辭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程傳謂謙德之君豈問威武不得已征之耳伏讀
御製記文因孔子戒得之言闡
聖祖鑄寶之意謂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且以擴土既遐兼遠既備
嗣後所當爲戒大哉
王言嚴恭寅畏之心洵非估畢書生之所能窺及矣要之仰
天知戴共
極咸歸邇若安南緬甸等之歸誠內面均非利其尺土一民有心於得而嚮風景附重譯偕徠
聖壽彌隆
聖功日懋奏
武成者九次矢
文德于萬年
天道福謙於斯益信云

御製戒得堂後記 辛丑

戒得之義於前記言之宜無不盡茲後記何爲而作也曰前記之義蓋言其欲得茲後記之義乃言其已得欲得者有形得與失任彼其過小已得者無形得與失任己其過大茲後記之戒所以不可不謹不可不作也夫已得則有形而吾謂之無形且曰任己而

其過大者何試以吾之所得者言之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不爲不遐不爲不備是皆有形者然而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益之機伏於無形苟有或渝復墜隨之故戊寅之歲作勒銘伊犁之碑於凡栽培傾覆之道屯種萬里外非計之得三致意焉至今亦廿餘年矣荷

天之寵疆宇日以安耕鬬日以廣方敢言有形之得而吾心之慄慄危懼於無形以戒夫或有所失而不能保其得全之意豈謂此一記遂足以息吾肩而御吾責哉亦惟日慎一日以待吾歸政之日而已爾

臣等恭繹

前記所戒在欲得其義至大後記所戒在已得其義至精而以有形無形反復推闡兢兢於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益之機斯實帝王精一危微之學保世滋大之謨合內外而宥密罔間統覆載而悠久無疆更非佑畢書生之所能窺及者矣

御製題戒得堂辛丑

書堂昨夏始經營蹕駐宛看此落成攻匪庶民大雅罪戒惟老者魯論精庭餘古樹全鋪蔭皆繞新花自放榮雖曰殷勤曾著記

祖聖壽望七時嘗鐫戒之在得通用小璽庚子駐蹕山莊作書堂於清舒山館之左因額曰戒得堂並爲記以闡萬禩之義斯干爰處愧猶生

御製題戒得堂壬寅

泐筆壬寅尚欠詩山莊莅止已多時曾無
羲畫高輝宇（皇虞爲新搆故無皇祖御書）宜有藐躬祖述詞（見堂記）雨鮮庭莎
綠猶淺雲生峯樹白徒披即今亟望甘霖得此得又安能戒之

御製題戒得堂（乙巳）

兩月頻來未著詩今朝心適一題詞較晴量雨曾何暇幸北繾南
忽閱時（駐蹕山莊每因南北較量晴雨時切於懷詳見前誌事諸作茲幸近畿及日外雨後連日晴霽而河南山東淮南一帶均得透雨惟安徽湖北尚有未霑渥澤之處殊深繾念耳）陽暴大田看遍穫露霑小草許同
滋西成指日將登寶於得吾原弗戒斯

御製題戒得堂（丙午）

皇祖垂明訓成堂敬額之（皇祖壽望七旬勉戒之在得小璽行用予庚子年屆七袠因於山莊敬搆戒得堂用志紹承）蒙庶百年久保泰一心寅國晏民熙世內安外闢時書
云滿招損戒得有同斯

御製題戒得堂（丁未）

搆得書堂久慶落流陰七載迅分明（堂築於庚子今閱七載矣）不踰已邁宣尼
歲戒得原循

聖祖情（皇祖聖壽望七時曾鐫戒之在得通用小璽庚子於山莊清舒山館之左搆書堂數楹亦以戒得題額蓋仰循皇祖垂示之意也）望道依然慚未見化民肫若竟何成（余即位五十餘年以來無日不以民患鮮爲先務乃近日臺灣逆匪林爽文等謀爲不軌迫脅良民抗拒官軍半載有餘尚未就獲雖撫躬循省尚無致此之由然頑梗未化殊深憤懣）每敎新什隣舊詠藉驗年來己所行

御製題戒得堂（戊申）

書堂述

祖額檐開肯構而今亦久哉已是居安九年閱曰惟謙益一言該

有無形者後記悉辛丑作戒得堂後記謂前記言其欲得者有形得與失任彼其過小後記言其已得者無形得者而曰無形蓋言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益之機即潛伏于其中也以此懍懍戒懼日慎一日若今歲臺灣之三月蕆功緬甸之萬里入貢當亦仰邀上蒼鑒予厥昔不得已而用兵之心乃益昭茲寵眷耳

覆載恩叨此日培平得臺灣順得緬莫非篤念戒中來

御製題戒得堂己酉

金風皜日曉秋清徙倚書堂靜六情下卷曾論堪意會上篇孔子重躬行戒之原在耄而耋得也還分實與名近誌安南終始事更申知過義尤精安南用兵之始意在興滅繼絕原無欲得其土地之心然得其名與得其實同當孫士毅初復黎城予不能無得名之意迨後阮光平復來予不處孫士毅之久駐失防而自咎其喜而忘懼為未能體皇祖戒得之誠因書安南始末事記以誌過而戒得之義為尤精矣

御製戒得堂自箴庚戌

書堂樸不翊耽耽硯淨甌香性所諳

聖祖兩言訓闡兩用小璽皇祖聖壽望七時鐫用戒之在得四字通聖意引而未發予七袠時駐蹕山莊拂作書堂即以戒得題額因為記以闡皇祖所云戒得者在擴土兼遠之為予欲承皇祖之義蓋定回部靖金川幸蒙天助諸事順成敢不以先志平伊犂為戒乎嗣有後記之作謂前記之義言其欲得後記之義言其已得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益之機伏于無形敢不日慎一日以待歸政之年詳見前後兩記

先師三戒戒宜三茲年登八旬是宜第三之戒得矣生身鱗集西合北今歲西北諸藩如額魯特霍碩特都爾伯特土爾扈特烏梁海哈薩克及各回城伯克等皆遠來祝嘏念其未出痘生身多俱令至山莊宴賚虔念駢臻東及南其東南如安南國王阮光平及朝鮮南掌緬甸各國使臣咸來京稱慶亦俱令先至山莊一體與宴似此中外一家可稱極盛蒙天佑能不益切虔寅且以盛滿為懼矣極盛何修遇而得天恩深沐懼兼慙

臣等伏讀

御詩敬懷

天貺恒以時處極盛益深戒滿之衷即如五風十雨叶應屢綏而
聖念攸勤惟因大順而增大惕若本年諸藩鱗集祝
蝦來同以
必得之德而猶申
戒得之箴謙斯受益義與謨典並昭矣

臣錢開仕恭校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七

聖德十三 謙德二

乾隆四十五年福建撫臣摺奏壽民壽婦

特諭不得藉陳符瑞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富綱彙奏壽民鄭昌璽壽婦鄭柯氏等俱年逾百歲洵屬
熙朝人瑞盛世嘉祥理合繕摺奏聞等語壽民壽婦年過百齡
爲各省常有之事該撫既經分案具題何必多此一奏其意不
過以朕萬壽節近以此吉祥之語入告不知督撫身任封疆全
在辦理民事而朕尤以勤政愛民庶事就理爲念如果各省雨
水調勻年豐民樂祥瑞孰大於此豈必以景星慶雲鳳凰麒麟

倭陳符瑞耶將此傳諭該撫知之

臣等伏睹我

皇上普育民生胥霑

醲化是以太平壽考下逮編氓比戶皆是

皇上勛謙之度凡臣工陳奏讓而弗居且申

諭以勉勤政事共保昇平爲要蓋由

聖世庥徵百祥恒有本屬無奇而一涉倭言轉似史家志貞符

圖瑞應之爲非所以仰體

聖心

睿訓至爲明切矣至各省麗眉益算幸際

聖德謙崇實之

昌辰御邀

恩例褒榮具循令典謹分載

盛事門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京城妙應寺塔輪吉帛現

命勿宣付史館

御製妙應寺八韻乙巳

遵

綸增位祀

前朝禮畢更衣憩梵寮五百餘年傳妙應新正令日現祥標法輪

甘丈誰飛陟瑞帛一端自綴飄日下舊聞載白塔寺遼壽昌二年建元至元八年世祖發視石函銅

瓶香水盈滿舍利堅圓一底獲一銅錢上鑄至元通寶帝后閱之

因加崇飾制度之巧古今罕有天順二年改名妙應寺云今歲新

正初六日賜千叟宴時是塔頂輪下懸有哈達哈達者蒙古語謂奉佛吉祥製帛也塔高二十餘丈瑞帛飄綴實非人力所能升墜蓋是塔靈應夙著於今益驗矣不後不前千叟宴祝禔祝壽曉春朝艷稱難弗爲宣付頂禮亦非禁衆翹都中遠近瞻禮咸謂吉祥善事佛力神通不可思議既弗艷稱宣付史館而中外臣民瞻仰頂禮亦弗令禁止也迎迓異哉致韓疏荒唐久矣息童謠唐時迎佛骨張大其事致韓愈正言得罪甚無謂也又元初童謠有塔兒紅北人來作上人翁塔兒白南人作主北人各之語見帝京景物畧事涉荒唐乃紀載者幸灾好奇之爲耳幻眞眞幻謂何謂空色色空超又超七字偶然爲祀實傳訛防彼遞騰囂此事爲都人耳目所共見聞因賦此詩以紀實免致日後傳訛耳

臣等伏睹是年

皇上賜宴千叟之期吉帛于塔輪飄綴都中近遠臣民爭仰佛力神通現茲奇瑞奏入

諭勿宣付致涉禨祥閱月

法駕臨視梵宇爰復

製詩紀事蓋以杜好奇之漸而其日祝

禔祝

壽慶有適逢益仰

聖人執德之謙隨事而具者矣

乾隆五十一年安徽省奏進瑞麥

命勿宣付史館

臣李世傑臣書麟跪

奏爲恭報瑞麥呈祥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據蒙城阜陽建平三縣及宿州稟呈該州縣地方長有三岐雙岐瑞麥等情臣等隨加查驗無異欽惟我

皇上
至治馨香
太和醞釀
麗田功於
宵旰多稌黍而大有頻書裕粒食於閭閻慶倉箱而豐年屢告惟
茲安省在去秋則偶被偏災仰荷
聖慈軫民依而疊加撫卹
鴻恩溥被
厚澤均濡潛孚仁愛於
天心遂應休祥於地利是以採山得米挖草見糧皆從來災地所無
實亘古民間罕遇茲者麥秋告至更看嘉應洊臻千萬頃羣
茂來牟兩三岐爭傳穉穗產非一色慶徧江南斯皆
元化感通聿昭上瑞益見
仁風鼓盪動協休徵臣等幸際
昌期恭逢
盛事稽諸史冊覺漁陽豐水僅在一隅覩此休和卜瑞穀嘉禾
并開萬寶謹將瑞麥二種封呈
御鑒外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奉
硃批覽

御製兩江總督李世傑安徽巡撫書麟奏呈瑞麥詩以誌事 丙午

歛徽昨歲被災深言念灾黎時切心幸得恩膏霑翼翼那全元氣復林林菑根米粒資饑命 昨歲安徽被災蠲賑不遺餘力幸今歲春來屢次得雨二麥有收然元氣豈能驟復 先經書麟奏太湖縣鄉民窆蕨得有黑米千餘石貧民藉以充饑又奏泗州河灘生有菑柴灾黎窆根煑食以資接濟歉歲聞之每爲之憾然皆有詩紀事茲李世傑書麟復奏蒙城阜陽建平三縣及宿州地方均獲三岐雙岐麥穗函封呈覽灾區麥稔稍資接濟惟欽天貺三穗雙岐漫瑞吟宣付弗行滋忸怩 李世傑等遂以爲瑞朕惟慙愧視之弗宣付史館也佑民天貺謝惟欽

乾隆五十二年山西撫臣奏晉省河清

諭旨不得誇耀

署山西巡撫臣明興謹

奏爲恭報晉省河清仰祈

聖鑒事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據汾州府屬之永寧州稟報該州地瀕黃河於本月初八日河水澄清當卽親詣河工查看屬實等情續據太原府屬之興縣汾州府屬之臨縣石樓寧鄉隰州屬之永和大寧等縣陸續具報同日河水澄清臣隨飭屬確查查得興縣至永濟共十三州縣計一千三百餘里自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初七八等日漸次清澈至二十八九日時屆二旬徹底澄清臣伏查晉省志書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河清一次雍正四年十二月河清一次由雍正四年逮今六十載正當花甲再周我

國家重熙累洽屢召嘉祥至乾隆五十二年冬河清獻瑞逾千

里明及兼旬尤爲罕逢盛事臣世霖
聖澤幸際昌期所有查看緣由謹繕摺奏
聞併繪具圖說恭呈
御覽奉
硃批此不足誇並有旨諭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奉
上諭據明興奏報山西境內河清獻瑞一摺內稱接據永寧州等
十三州縣稟報黃河自十二月初七八日漸次澄清至二十八
九日時屆二旬河水徹底澄清可鑑共計一千三百餘里等語
此不足爲誇美已於摺內批示矣國家景運光昌太和翔洽惟
在年穀順成豐綏屢告五風十雨普被和甘乃爲昇平瑞應至
歷代史策後陳符瑞大率出於傅會鋪張無關實政即如麟遊
鳳翥固爲僅見嘉祥然亦必須來遊椒澤翔集殿廷得乙日覩
方足傳爲盛事若不過騰章入告並無指據亦祇屬粉飾虛詞
不足爲信至河水澄清雖亦間有之事但似此後陳祥瑞誇示
休徵殊屬無謂況上年黃河於睢州十三堡地方隄工漫溢淹
浸田廬甫經堵築完竣若以河清爲獻瑞之驗又何若安流順
軌竟無漫溢之更爲嘉瑞耶且河水澄清如以爲地方大吏德
政所致則明興歷任地方毫無整頓試令伊自思前在山東何
無嘉應今署晉撫又行何德政而能致此祥瑞耶封疆大臣惟
應實心任事承流宣化使吏治民生共臻上理方爲稱職倘因
此等事屬僅見臚陳祥應即宣布史館寻以褒嘉而遇有災祲

即加之督責勢必至身任封圻者藉端粉飾爭相效習以博虛名而於地方水旱偏災或恐干譴譴竟至諱匿不報於政體民生大有關係現在晉省既有河清之事則下游各省自必由漸澄清該地方官不奏則已倘亦有似此具奏者再將此意明降諭旨以示朕敬

天勤政以實不以文至意將此先諭明興知之不必稱揚其事也

御製山西巡撫明興奏報得雪並河清詩以示志戊申

明興今日忽騰章批覽餘因示志詳誠慰春初雪積白上年山西省入冬以來各屬雨澤頻霑據明興今奏十二月二十八日省城得雪三寸餘並通省陸續報稱得雪自二三寸至六七寸不等祥霙普被實為豐稔瑞徵深為欣慰並稱河裏水無黃又據奏各屬稟報自興縣至永濟共十三州縣計一千三百餘里于十二月初七八日等日至二十八九日黃河澄清等語了知宣付徒虛謂即驗猷為亦豈當予自即位以來每以年歲豐熟為上瑞其餘一切嘉祥槩所弗取且即年歲豐歉亦從不以此為督撫賢否之辨恐各該督撫藉此迎合遇有災歉轉致諱節不報明興自任巡撫以來識見拘迂辦事諸多謬蹶此時河清之瑞必非該撫德政所致可知夏決成災上年夏間雖州十三堡黃河異漲隄決亳州寧陵商邱一帶民田被淹雖命重臣會籌堵築並將被災貧民加意賑恤然予方引以為咎與其冬間澄清何如夏月安瀾耶冬澄瑞愧之不暇漫言祥

乾隆五十三年冬禮臣以太常寺仙蝶呈覽

御製誌實詩分賜五十四年督撫諸臣奏謝得旨訓誡

御製太常仙蝶詩戊申

昔曾問之尚書三泰以為誠有昨召見侍郎德明亦偶言及翼日德明以錦匣呈覽並云冬月入蟄每不見茲忽至其家似欲

入禁中者然詩以誌實

煙動輦之時來賓果是奇異夫羣物體覩此一仙姿鄰久太常號人皆謂之太常仙蝶合署人無不知而敬者神超大造司欣茲百年遇用誌五言詩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奉

上諭前將御題雞雛待飼圖韓幹試馬圖及太常仙蝶詩等墨刻分賞內外大臣近據各督撫陸續奏謝閱其奏摺俱用駢體未免意涉鋪張不知試馬圖之題朕原因唐太宗以英武定天下不數傳而至天寶躭於逸樂罔念祖宗創業艱難文恬武嬉釀成漁陽之變倉猝播遷國勢遂以不振朕撫圖增惕形諸篇什以爲考鏡得失之林非如雞雛待飼圖之覽切民依凡有撫綏之責者各應顧名思義至於仙蝶詩亦因太常署實有其物朕曾目睹于幾餘吟咏藉紀事實適該衙門大臣鐫搨呈進卷幅太多遂以分賞于民生吏治均無關係各督撫祗領後於奏事之便附陳謝悃數語可畢何必紛紛駢體鋪張過尚詞華使傳之日久將無識之徒誤疑朕爲躭嗜縑素並好神仙幻妄之說此則所關甚大蓋玩物喪志帝王所戒是以宣和鑒賞無捄于國是廢弛而天書符瑞等事尤爲誕妄不經朕素所鄙笑豈肯以玩好禨祥啟導臣工流傳後世耶茲因批覽各督撫奏謝之摺特爲明白宣示嗣後凡屬內外大臣務宜益矢懿誠勉襄政治以副朕黜華崇實至意將此旨入於各督撫交代永識朕志

臣等欽惟我

皇上誠著久徵中孚遠格惟茲躋羣倫於

仁壽俾各適含生遂性之天初不必以氣化効靈藉稱嘉瑞是
以
太和煦嫗咸若凝庥欣邀
幾暇宣吟紀事實於一時而至於
愛民育物之肫懷則未繫乎此前者疆臣摺奏壽民壽婦且
誡諭勿侈言祥瑞在螟翹之族偶應氣機顧可稍事鋪張弗仰
體
聖人崇實黜浮之本意也耶
乾隆五十五年江蘇撫臣奏 遠過直隸山東瑞麥嘉禾重生
復實得
旨訓誡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初三日奉
上諭據福崧奏經過直隸山東一帶均已甘霖普被二麥俱已結
實飽綻大田苗禾長發青葱晚禾現亦出土又另片奏稱山東
齊河長清等處已萎麥苗復又吐穗結實一律飽綻等語所奏
殊不可信本年直隸山東一帶得雨較遲麥苗未能及時長發
朕蹕路所經之處自東昌臨清迤西一帶至直省地方沿途望
澤惟殷總未得有透雨旋蹕後曾親自祈禱雖經得雨尚欠優
霑今福崧遽稱甘霖普被未免過於飾言至麥苗已萎復生之
事前據長麟奏聞朕即以春膏未能霑足方深懸悚曾於摺內
批示并不以此為奇福崧路過該省又復將此具奏矜為异事
殊不知麥苗被澤已遲收成不無歉薄即間有黃萎麥苗另生

新枝結實於農田大概收成未見稗益朕臨御五十餘年勤求
民瘼每遇各省地方偏隅被旱宵旰憂勤無時或釋即麥禾有
一穗雙岐之事從不侈言祥瑞督撫等惟當仰體朕懷盡心民
事感召天和俾閭閻共慶盈寧方爲無忝厥職今福崧意存粉
飾附摺瀆陳封疆大吏豈可如此存心福崧係經過山東並非
本屬即以此等事件率行由驛馳奏將來前抵江蘇新任自更
緣飾虛文致有諱災匿報之事殊負朕棄瑕錄用之意福崧著
傳旨嚴行申飭若再不知改悔存心高興斷不能曲加寬貸也
將此通諭知之各省督撫務當引以爲戒

臣等欽惟我
皇上德美治隆成功不宰

御極五十餘年以來惟務
勤求民莫凡夫
大政宣綸
天章煥藻篇溢萬千從未有一語侈及禨祥一事見諸宣付剞
今
耋壽祉和備膺
多福歲豐民樂嘉瑞洊臻而仰窺
睿念持盈保泰之維虔曾何事以一水之澄清三岐雙岐之頴
發等於景星卿雲鳳凰麒麟之云藉徵實事於末節耶夫
書美放勳著之曰允恭克讓由今準古先後同符而
聖人尤有大於此者以

德致壽而繁禧彌篤以
壽兼德而廣運無疆無非本此欽然不自足履焉而弗勝之懷
以答
穹庥而昌
泰運夫以是
意齡綿盛揚
茂實恢
鴻名將有翠嬀之籙下稷之書所未紀者焉豈非集祥效祜之
至者哉

臣錢開仕恭校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八

聖功一 安南歸降一

臣等謹案周雅江漢之什盛陳武功然其一再曰天子萬年
天子萬壽云者蓋偶遇陳師伐遠經營告成遂於四方既平
王心載寧之時稱萬年萬壽以致其祝願而非有捷勳之屢
聞獻壽之實事足垂奕紀者也洪惟我
皇上億齡介福九熙蒙庥一時鰈國偕來鴻臣親賀禕儀嘉典照
耀瀛寰臣等竊推原曁訖之由與夫功績之著益仰
天禎厚集
聖武遠揚允臻
壽寓同風之極軌焉迺惟

馮勳九奏若平回定準收兩金川事在乾隆四十五年以前逮茲
庚子後
方畧之書既已昭垂冊府矣茲自
七旬以後膚功屢奏掃逆則原非黷武撫順則並不勞師長由
健行智照決勝幾先故能應會赴機算無遺策視史稱漢光武每
一發兵頭鬚爲白者誠卑卑不足道也臣等恭輯
盛典增列
聖功一門如安南之乞降請
覲入侍祝
釐緬甸之震讋
威棱榆帆內屬廓爾喀之頂經籲順叩
闕來王並習昧陬澨之區遼邈要荒之外得備屏藩並瞻
天日允宜震耀典冊創見特書至如平臺灣亂民平甘肅逆回之
舉恭見
御製文謂弗值薌其說然皆出於
神謨籌畫
聖畧布昭先握四知爰徵四得亦宜附載備見
精神運量之先周焉臣等謹撮舉事之大綱敬錄
御製詩文以昭經緯之備蓋即此十載之中上勞
睿算究鞏洪禔大順大同爲軒皇御世以來所未遑也而豈鋪張
景鑠之所可罄者哉

乾隆五十四年

恩准安南國王阮光平乞降

安南國小目臣阮光平謹

奏爲冒瀝微誠仰干

天聽事欽惟

大皇帝陛下受

天景命爲萬國君

御宇五十餘年

洪恩溥洽華夷內外同風共貫臣安南界居炎徼久沐

聖朝聲教草木昆蟲皆是

大皇帝生之植之乃自二百年來黎王失柄權臣鄭氏專有其國

順廣一帶又爲土目阮潢所占阮者黎臣也迨十世孫阮淳

失政順廣之民不附臣阮光平生長廣南之西山以一介布

衣謬爲廣民所推遂先有廣南以南之地非與黎氏有君臣

之分也甲午秋鄭氏取順化之地侵軼臣之小邑民人罹其

毒害丙午夏臣公憤所激起兵取順化之地因而直抵黎城

誅滅鄭棟還政於黎黎王感臣之義因以女歸其年前黎王

維祺謝世國人請立其嗣孫維祁襲位事定臣旋即南返詎

意黎維祁誘臣叛將阮整搆衅於臣之邊鄙丁未冬臣遣一

小將問阮整之罪黎維祁爲其所挾棄國而逃戊申夏臣至

黎城敬謹遣价叩關備經以國情乞爲

題奏日者邊臣反書却使不即遞達臣不得已旋歸順化去年

大兵出關征勦臣遠道聞信自念與黎氏有功無釁且從來

一片畏

天事

大眞衷壅於

上聞再委行价賫具呈文三道叩稟轅門不料大兵直抵黎城殺

守兵甚衆臣自揣進退無據隨即奉具表文三次敬謹遣价

叩關請罪投降未示意指臣更不勝傍徨悚懼今蒙

大皇帝命重臣駐節邊關臣一腔心緒委曲未明之處即可暴白

是以合境臣民合家男女無不懽忻感激惟念臣本無抗拒

之心而有抗拒之迹若臣心不蒙

大皇帝鑒及則臣罪難求

大皇帝宥赦竊惟安南自丁氏以來代有遷革中國因其請命而

授之蓋栽培傾覆付之無心亦惟體

天行化順其自然而已今臣負茲眚誤遭茲時會理宜匍匐躬詣

闕廷陳情謝罪惟以國內新罹兵革之後人情惶惑尚未安集臣

子尚幼臣兄弟俱在廣南一帶無人可使謹遣臣親姪阮光

顯隨表入

覲伏惟

大皇帝欽崇

天道覆昏殖禮一本至公恕蠻貊無知之罪

鑒懇迫籲

奏之誠樹牧立屏用新

寵命俾臣得以保障一方恪共侯服則事有統攝民獲乂安皆由

大皇帝疇載之仁臣謹當奉脩藩貢以表至誠臣拱北馳神望
闕翹首不勝迫切殷懇戰栗屏營待
命之至謹奉表以
聞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
勅諭安南阮光平曰據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公福康安等奏爾
遣親姪阮光顯敬賫表貢抵關乞降并將原表呈覽並據阮光
顯稟稱爾俟國事稍定尚乞親自到京瞻覲等語安南黎氏立
國已久且臣事天朝恪共職貢百有餘年素著恭順爾在廣南
從前並未修朝貢十年黎維祁母妻赴關控訴以爾佔據其國
籲請救援此事爲天朝字小存亡體統攸係是以前任督臣孫
士毅自請帶兵出關其所辦甚正並無不合爾雖曾遣叩關辨
訴第守邊之臣向來止知有黎而不知有阮駁回原稟亦經奏
聞所辦本正然督臣孫士毅奏克復黎城之後朕即以黎氏近
年以來國內多故黎維祁又復怯懦無能優柔廢弛看來回
天心竟有厭弃黎氏之意朕從來辦理庶務無不順
天而行隨經諭孫士毅黎城既復當即撤兵並不令其復至廣南問
爾前此興兵搆釁之罪也乃孫士毅於克復黎城後未能遵旨
速撤在彼躭延一月有餘茲爾率衆至黎城欲向黎維祁詢問
官兵在此豈有坐視之理爾以安南頭目敢於抗拒官兵獲罪
甚重是以將福康安調任兩廣總督原令調集大兵整軍問罪
但念爾屢次遣人叩關請罪並於未出官兵不敢阻擾善爲收

養敬謹送回是爾尚知畏懼悔罪隨命督臣福康安等暫緩進
討今爾所進表文以爾與黎氏並無上下之分安南僻在海陬
爾與黎氏有無名分原無辨証爾既以負眚較重應躬詣闕廷
請罪因國內甫罹兵革人情惶惑先遣爾姪阮光顯遣表入覲
實爲恭謹小心可以赦爾前罪不加進討已令左江道湯雄業
護送爾姪阮光顯來京瞻覲但爾雖自知悔懼其抗拒官兵之
處究難解免若非親身詣闕請罪乞恩遽思仰邀封號天朝無
此體制爾既未列藩服所有貢物亦未便收納著發交領回如
爾必欲輸誠納款長享寵榮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屆朕八旬萬
壽維時距今又越年餘爾國內亦當安集爾即可稟知督臣親
自赴京以遂瞻雲就日之私屆時朕鑒爾畏感悃忱自必格外
加恩或即封以王爵爾世世子孫可以長守安南彼時再呈進
貢物亦即可賞收仍當加之厚賜以示優眷朕臨御五十餘年
凡庶邦藩部無不待以誠信即如從前平定準噶爾時厄魯特
台吉舍楞曾將副都統唐喀祿戕害逃至俄羅斯地方後于土
爾扈特投順時舍楞即隨同投進朕念其悔罪之心特加恩宥
仍封王爵賞給游牧地方居住可見朕撫綏方夏無不仁至義
盡茲特賜爾珍珠手串一掛爾當祗承恩命計程於明年六七
月內至京親詣闕廷懇請以冀永承眷渥勉之欽哉特諭
御製安南阮惠進表悔罪投誠歸順既允其請詩以紀事 己酉
除逆扶危師有名孱王仍自棄其城一臣振旅堪稱智二將用軀
可惜貞安南黎氏臣服本朝百數十年一旦爲阮惠所侵逼除逆扶危在我之師原爲有名無如黎維祁不能自振既爲之

復其土疆襲其封號乃見阮惠復來仍即棄國內投予去冬所云
天厭其德之說如掾左券猶幸孫士毅始雖不即遵班師之
旨繼尚振旅而還無損國威尚爲深識大體惟提督許世亨邊兵
張朝龍等臨陣捐軀堪爲軫惜然已優加爵賞亦足以償其忠貞
之志矣聲罪不難致我討審幾原可鑒其誠阮惠復至黎城自知罪
過重大屢次款關悔罪
乞降孫士毅俱不允爲代奏及福康安調任兩粵阮惠懾其威名
益加震讋再三籲懇並諭其國內如遇天朝人經過加意照料伴
送進關茲又遣其親姪阮光顯親至軍營安處賫表納貢冀求降
附據福康安奏稱察看阮光顯輸服畏威情形溢於詞色夕表至
表內詳敘黎阮搆衅始末並無敢有抗拒官兵之心且其登覆繳
送戕害提鎮之人語意委婉尤爲誠敬得體而表末復聲明此時
先令阮光顯進京代躬瞻覲俟其國事稍定阮惠於明年八旬萬
壽之前即當親身入覲閱其情詞洵屬出于至誠等語因思國家
德威遠揚調兵聲討正復何難但彼既悔罪抒忱出于忠圃審度
事幾亦可曲爲鑒宥正不必爲其已甚因即開誠布公賜以勑諭
恕其前愆勵其新機存天朝光明正大之心中外所當共喻也明年詣闕親輸服乃可加封示寵
榮阮惠此次乞降可以舍其罪矣惟所稱願附藩封恪修職貢一
節必待明年親身詣闕方可錫以封號俾得永沐寵榮是以現
在所進貢物概令給還亦必俟其明年親身呈進
方可收受此又國家體制所關不容輕易者耳

旨諭阮光平來朝躬祝萬壽之請

賜封光平爲安南王

安南國小目臣阮光平謹
奏爲敬陳瞻
覲微忱仰干
天聽事臣欽奉
勅書宣諭不咎既往嘉與維新並以乾隆五十五年
聖壽八旬祝
釐大典
賜臣進京瞻

覲以遂瞻雲就日之私臣莊誦
綸音敬恭高捧
聖德如
天鑒臣微誠不以倉荒遐隔將列之明堂故
頒下朝覲之禮臣誠懽誠忭無任感激欽惟
大皇帝陛下
德邁羲炎
道隆軒昊五十餘年太平
天子治隆福備曠古所無臣生長廣南雖其地不與中華通而聞
廣海舶往來絡繹竊嘗稔聞中國文華聲明之盛尤仰望
大皇帝仁義道德之隆臣誠願譜在寶書瞻就
雲日睎直以海不揚波爲中國有
聖人之驗也前臣於親姪阮光顯款關代躬行禮時實曾面囑俟
國事稍定入
覲京師蓋臣一片眞誠惟知敬
天命尊
天子循其職分之當然也伏惟
聖天子
天生至德祿位名壽兼而有之來年八月恭逢
八旬萬壽聖節吉祥盛事慶滿寰瀛臣獲依
日月之光同效華封之祝實爲至願擬將國事早爲處分謹於明
年春夏間稟明兩廣總督轉奏候

賜瞻覲以抒下悃仰惟
宸淵洞照欣感寔深惟是臣明歲進京恭祝
萬壽時庶邦君長咸在朝賀之列臣荒遠土酋忝與
王會跼蹐無地惶懼交并且臣本國自黎祚告終干戈旁午民
墜塗炭旄倪皇皇日顒綏輯幸得早有繫屬即國內日就和
寧伏望
聖德洞燭微情
逾格加恩假臣封號俾得奉有名分憑藉
天寵鳩集小邦實蒙
聖天子覆載生成之德自臣及其子孫世守南服爲
天朝之藩屏惟有一心恭順以期永荷
天恩於無替也臣遙瞻
絳闕仰望
恩慈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

六月二十二日

勅諭新封安南國王阮光平曰據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公福康
安奏爲爾具表謝恩展陳覲悃朕披閱表內詞義肫懇並詰於
明年進京入覲祝釐祈籲殷切具見恭謹所有賫到貢物已諭
令賞收以遂爾芹曝之獻至表內懇請格外加恩給以封號俾
得奉有名分鳩集小邦等語安南以黎維祁庸憒無能
天厭其德國祚告終爾現已悔罪投誠遣親姪阮光顯奉表瞻覲祈

求懇切不啻再三朕順
天而行有廢有興悉歸大公至正本擬俟爾明歲親行叩覲時賞給
王爵茲閱爾表內所稱造邦伊始必須仰賴天朝寵榮方足以
資駕馭因念爾國甫經兵燹之餘民人未獲安輯若不重以天
朝封號恐一時呼應不靈自係實在情形爾既據實陳明並不
稍事虛飾朕轉因爾所言屬實深爲嘉與且王者有分土無分
民安南雖遠在炎荒皆吾赤子中外自當一體爾能懋藉寵靈
撫綏整頓使國內民庶悉就安寧實朕所深願用是即降恩綸
封爾爲安南國王俾資鎮撫並親書御製詩章賜爲爾國世寶
嗣後凡有表詞及本國行文之處俱准其書寫國王名號至從
前福康安檄諭內或稱爲爾或稱爲土目亦已令其改爲國王

之稱以示優異其應行發給印信勅書現交各衙門撰文鑄篆
俟爾姪阮光顯到京交與賫回爾其益當小心敬畏恪守藩封
永承恩眷特諭
御製降旨封阮光平爲安南國王詩以誌事即書賜之己酉
三番耆武罷佳兵予自即位以來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俱荷天牖予衷三藏大功寔以順機蒙佑而
成非逞兵威利土地也昨歲安南重去聲有征無奈復黎黎厭德爰教封阮阮
輸誠光平本求于明歲入覲恭祝八旬萬壽因以乞封茲接閩謝表有憑假封號鳩集小邦之語情詞眞摯深爲嘉予因即降
勅封爲安南國王俾得世守土疆永爲藩服守封疆勿滋他族傳子孫恒奉大清幸沐
天恩欽久道不遑日監凜持盈
八月阮光平遣姪光顯入
覲於避暑山莊

行在是月二十二日
命留京王大臣
頒賜勅印於
太和門授光顯恭齎回國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王化遐覃伐罪因而舍服侯封恪守事大所以畏
天鑒誠悃於荒陬貢其既往沛恩膏於屬國嘉與維新賁茲寵命之
頒勗以訓行之率維安南地居炎徼開十三道之封疆而黎氏
臣事天朝修百餘年之職貢每趨王會舊附方興自遭難以流
離遂式微而控總方謂興師復國字小堪與圖存何期弃印委
城積弱仍歸失守殆
天心厭其薄德致世祚迄於終淪爾阮光平起自西山界斯南服向
匪君臣之分浸成婚媾之仇釁啓交訌情殊負固抗顏行於倉
猝雖無心而難掩前愆悔非疚以消除願革面而自深痛艾表
箋籲切使先猶子以抒忱琛獻懍來躬預明年之祝嘏自非仰
邀封爵榮藉寵光曷由下莅臣氓妥資鳩集凡此陳詞以實肯
徵效順彌虔況王者無分民詎在昵章其土宇而生人有司牧
是宜輯寧爾邦家爰布寵綏俾憑鎮撫今封爾爲安南國王錫
之新印於戲有興有廢天子惟順
天而行無貳無虞國人咸舉國以聽王其懋將丹欵肅矢冰兢固圉
以長其子孫勿使偪滋他族悉心以勤於夙夜罔令逸欲有邦

益敬奉乎明威庶承夫渥典欽哉毋替朕命

宣封安南國王禮成阮光平遣使陳謝

御製新封安南國王阮光平遣陪臣進貢並稱明年三月起程入覲詩以誌事適唐張謂戲贈杜侍御送貢物詩在側即用其韻 己酉

阮光平新膺封號恭進謝恩貢物並本年例貢一分念該國王出于至誠若不賞收未免阻其誠悃因降旨將本年例貢一分留抵下次正貢以示體恤並傳諭沿途督撫於該國王經過時待以賓禮用昭優眷

予意君臣事不難誠財那藉設盟壇阮光平聞福康安調任粵東因再四籌懇輸誠肯罪並資送內地弁兵入關又爲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尚維昇等建立祠宇以贖前愆今歲萬壽節前先遣親姪阮光顯來至山莊祝嘏乞恩並稱伊于明歲親來瞻覲慶祝八旬萬壽嘉其恭順肫誠因即降勅書頒給新印封爲安南國王茲據福康安等奏阮光平擇吉拜受封爵歡抃難名既具表陳謝復遣陪臣賫進謝恩貢物並本年應進例貢是其恭事之心寔屬眞摯與于藉設盟壇勉受朝命者矣

來朝北闕親而近弗異南邦衣與冠今歲阮光顯至山莊即明歲阮光平來京亦不令改易衣冠國家撫馭外藩定制如此班接諸王鄰鴈列筵開八月享雞寒羊淹雞寒出鹽鐵論賢藩貢悃殊侍御紀實聊憑信史看

新封安南國王臣阮光平謹

奏爲恭謝

聖恩敬陳下悃仰祈

睿鑒事臣安南五服之外屏也自前代丁氏啓宇內屬受封從此世代相承迭膺封爵之命然而地僻桂郊天遠

楓陛

天朝因以化外外之宋皇所賜黎王桓之書元朝所徵陳王烜之
詔千年信史事猶可徵大抵秋肅之意多春溫之意少祇以
函封請命姑賜包容固未有
恩施稠疊珍珠偕
玉諭而寵頒
宸翰輝煌
御詩並
勅書而榮錫如今日
大皇帝之隆恩與臣光平之遭遇者也臣本廣南之田舍子由於
黎鄭二强搆兵滋亂淪胥以敗交南無主臣幸爲同志所推
叩關請
命雖有恪恭一念之誠而未得展出入三覲之敬臣所遣親姪阮
光顯賫遞投順之表身未及
關而
恩賜已施臣嗣遣家臣黃道秀獻上謝
恩表文方當候命而
寵綸旋降臣伏讀前後
勅書
聖天子諄諄以順天而行播諸
溫諭
聖人之心即天也栽培傾覆大都順其自然加以手串之珠
天子將賜履焉欲其合璧聯珠旋繞北辰而有綿延不窮之象也

御賜之詩諄諄以守封疆傳子孫爲訓而且勉之以欽久道凜持
盈尤欲其兢業持守祗承
天庥以長守南服之侯度也夫春秋之義大一統
聖人一視同仁併包徧覆恩澤所加聲教所暨即胥敖蓬艾咸在
蓋容亭育之中顧臣實寡昧膺此
榮光由本國黎陳以上迄於貉龍建國之初創見而曠聞何以答
高厚始生之萬一臣自聞
封旨即由又安起程感激歡欣急願早承
恩命適勞頓冒寒舊疾復作伏念臣謬膺
封爵自爲南服屏藩若不自愛其身病勢增劇是在臣家國爲小
而孤負
大皇帝如天之恩負罪益重用敢禀明調治另改宣
封日期焦急呻吟中感念無量
天恩實爲至優極渥淪肌浹髓夙恙頓除於十月十五日敬謹領
受
御詩
勅書從此司牧南交臣世世子孫恪遵
聖訓永奉
大清臣以西山布衣榮膺
封號自問無可報答惟於明年三月上旬起身赴京瞻仰
天顏恭祝
大皇帝八旬萬壽並冀日聆

訓諭稍得政治之本遵奉施行俾舉國臣庶蒙
庥實臣之大願望也臣仰感
隆恩俯攄衷表謹遴選家臣阮宏匡宋名朗黎梁愼等賫遞謝
恩表文並謝儀款關
奏進再奉照向例今年正值臣國歲貢之期任土之禮不敢稽
曠謹接遣家臣陳登大阮止信阮健等將貢儀一併恭遞進
關伏望
聖恩曲垂矜宥准
賜臣所遣行价等名恭詣
闕廷瞻
覲並將謝儀貢儀
上進庶得恪守舊章永覃
新澤無缺共球之職不墜屏翰之修臣下情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願望之至謹奉表以
聞

臣錢開仕恭校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九

聖功二 安南歸降二

命補繪安南戰圖

製詩紀績

御製補詠安南戰圖六律 有序 己酉

詢孫士毅安南戰事縷晰以陳因命畫院各爲之圖補詠近體而序之曰安南戰圖非如伊犂回部金川臺灣之始以戰而終以成功也非以戰成功則可勿圖而圖之者實緣我將帥之臣軍旅之士涉遠冒險攻堅破鋭更有抱忠捐軀者不爲之圖以紀其績則予何忍且阮惠之悔罪乞降原因有征斯亦未嘗非始終一事耳夫有征無戰尚矣戰而有成功次之予自定伊犂平回部勦金

川以至近日戡定臺灣之役皆經指授機要戰無不克攻無不取以成此數大功蓋戡亂伐暴難言偃武則雖不能有征無戰而俱獲成功要皆天心佑順乃克臻此成而復變又終於不戰而成功其事當較於戰而成功者爲勝焉阮惠復至黎城黎維祁仍棄其國可謂變出不意然予調福康安爲兩廣總督仍將集兵聲討迨阮惠再四籲懇又遣親姪阮光顯詣福康安處齎表求降福康安察其情形實出至誠然後據情入告予因思黎維祁不能立國既徵其上也即使集兵聲討亦不過歸於降服而究未必即服其心則何如此之不戰而屈者發於中誠藏功寧衆轉爲大順之機是更足以見天心之佑予躬實爲至厚耳是豈人力所謀乎天也藐躬臨莅五十四載受天之佑不一而足而於安南之事復不戰而成功則予之所感激鴻貺益深敬畏者當何如問嘗論之使孫士毅收黎城之後即能銳師至廣南獲阮惠乎又如孫士毅遵旨早班師雖無許世亨等三將之捐軀將未至我境而黎城復失其能不旋師以救之乎又如孫士毅亦同三武臣之捐軀沙場則士毅乃督戎重臣傷國體爲大不得不興師問罪是誠加兵無已時矣且許世亨委曲護令孫士毅振旅而還使己亦同歸則更有說乃仍捐軀疆場其知方有勇爲常人所不能每一道及爲之潸淚嘉尚至孫士毅非不知朕之弊勵功臣賞延後世設亦捐軀則其公爵必世襲罔替人誰不死且本欲衝鋒致命迨聽許世亨之言以國事爲重寧歸而受朕之罰而朕豈肯不諒其心加以罰哉是二臣者其事不同而心則同茲事機之會繼戎振旅以歸三將令藩國立祠酬忠且阮惠因有此過而畏罪求降不勞一旅以定海邦是皆

昊運旋轉默爲呵護豈予一人思慮所能及哉自茲以後益深敬勤
靜待
天恩六年歸政夫何敢更生別念乎此補詠安南戰圖之什所由作
也

嘉觀訶詎之戰

孫士毅出鎮南關在諒山分兵兩路一由枚坡令叅將張純等
至嘉觀路會齊一由江漢令總兵張朝龍等徑趨三異柱右等
處嘉觀屯聚多人一聞大兵勢盛望風驚逸而不從亂之土官
率領土民數百人俯伏投順自此經過嘉觀奮力勦殺或跽而
降或抗而殲或擒而戮追至訶詎地方山谷峻隘適張朝龍截
其去路會合夾攻勦殺不可勝計

河邊求救恤諸斃安南數代以來被陪臣鄭氏世擅國柄既惠藉詞伐鄭旋即佔據黎城以致嗣孫黎維祁出走至上年五月內嗣孫之母妻及眷屬奔至廣西水口關外沿河地方號呼求救疆臣以聞予憐其恭順本朝百數十年即降旨從優撫恤並令督臣興師致討大義所關事非得已無外王師事有征禁旅不須七萃發總戎惟帥兩疆兵初孫士毅奏請素有威望重臣督率旗兵勁旅至彼征勦予以道路窵遠揀發稽時且該督素稱賢能深堪倚任提督許世亨亦才猷夙著因即命繞原駐各關隘廣西兵四千名又添調一千名及撥調廣東兵五千名共足一萬之數令總兵張朝龍尚維昇等分領前進而第一戰叅將張純等即有嘉觀之捷勦殺無數先聲固已奪人持危治亂原出正簟食壺漿多順迎螳臂那當大車轍嘉觀一戰赫先聲

三異柱右之戰

總兵張朝龍統兵三千名內分一千五百名令叅將張純帶領從嘉觀前進張朝龍帶一千五百名從三異繞至柱右等處夾攻殲戮奪獲米糧軍械無算生擒兵弁一百餘名而副將慶成

另帶兵三百名伏於附近柱右之頸繼地方生擒已降復叛之陳名炳解赴軍營正法尤孚人意

師行二黨叩營門巢近一酋逃負恩初孫士毅抵鎮南關偽將諒山督潘啓德來降其協陳名炳因見徵文甚爲悚懼亦即情願歸順孫士毅加賞給劄令其回糾義勇隨兵嗣阮黨吳初寄信哄嚇潘啓德不爲彼誘而名炳旋即逃回黎城被阮惠拘其妻子仍加任用柱右之戰即名炳領兵前來抗拒既降復叛情實難宥

正旅偏軍窮列寨石抽左旋去聲勦蠻村張朝龍至三異柱右交界地方正在紮營督見對面山坡兵衆蜂擁前來該鎮率領將弁及張純所帶兵兩路夾攻沿途村寨放火焚燒勦殺甚衆獲番多米胥資飽是役雖不資安南一草一木至於獲敵養壯正足供軍食也

繫寇長纓那許弈孫士毅更令慶成預領三百餘名潛赴要路攔截生獲騎馬者三人而陳名炳即在其內以此反覆之人不致有逃顯戮洵稱快事

誠喜國威延世將名勳思克肴元孫慶成之高祖孫思克國初屢著勳績有此元孫可謂無忝家聲

壽昌江之戰

總兵尚維昇副將慶成等帶兵兼程前進五鼓至壽昌江時值重霧瀰漫阮兵猝不及防傷死不計其數餘衆拚命逃竄擠斷浮橋我兵斫竹編筏刻即奪江而前無不餘勇可賈

三江橫亘此爲脣固守羣攖最要津乘霧定方掩牙帳渡瀘卜漏失重垠阮衆滿擬大兵由一路前進是以設寨屯劄希截官軍糧運不料大兵各路俱進無從掩襲因退保壽昌市球富良三江以爲堅拒之計及尚維昇與慶成等連夜帶兵一千二百名兼程前進五鼓抵壽昌江岸乘霧殲戮浮橋既斷立即斫竹編筏迅刻渡江奮勇進勦阮衆所恃之險已奪其一自此遂成破竹之勢擬之唐蘇定方乘霧襲頡利牙帳宋趙遹計破瀘戎卜漏恃險事頗覺相類

攻堅悉銳已奪魄斫竹編槎可當去聲艣將領前驅衆軍奮嘉其同是漢軍人尚維昇乃國初所封平南王尚可喜之後與慶成同係漢軍此番奮力均堪嘉予

市球江之戰

官兵抵市球江阮衆蟻聚南岸頗有自高壓下之勢以是連日

衝奪不能得利孫士毅佯令義民搭蓋浮橋令總兵張朝龍夜半於左邊暗渡抄出彼營之後喊聲震地大兵亦由浮橋渡江夾攻勦殺數千生擒五百餘人

遇險應知襲後攻諭馳未至不期同先是予念三江之阻馳諭孫士毅當地利相持不能速進之處可于上下游密探間道潛渡如田豐之乘間襲河南李愬之夜半攻蔡城出其不意當能制勝此旨未到之前孫士毅奏市球江之建竟與諭旨不期而合可稱能事

統軍素悉田豐策勇將偏饒李愬雄臨下據高彼頗熾出奇制勝我成功官兵駐劄市球江北岸地形低下勢難仰攻阮衆見我兵不得地利自高壓下屢從浮橋及所駕小船衝突前來我兵紮筏緩不濟急孫上毅與提督許世亨相商令官兵一面排列多礮隔江攻打並令義民艘運竹木作搭蓋浮橋欲渡之象一面晒探左邊二十里之外江勢潦曲爲阮衆耳目所不及之處密令張朝龍帶兵二千名于夜半用竹筏及農家小船裏帶乾糧陸續暗渡復令李化龍以兵五百接應於是官兵度已潛渡有恃無恐勇氣倍增而張朝龍暗從彼營後吶喊排墻而進阮衆不知兵從何來魂膽俱失棄寨奔逃大兵遂即渡江分路進勦此兵家出奇制勝之道也

黎城將近兵威鼓衆志維揚企績崇

富良江之戰

富良江乃黎城門戶阮衆見官兵將至將大小船隻收至南岸江心施放鎗礮我兵不能迅渡孫士毅察看阮兵勢漸潰亂令將弁用農家小船及竹筏於日間勦殺江心兵衆而於次日五鼓許世亨率二百餘人直至彼岸彼於昏夜之間不辨兵數窘迫無措繼而我兵搶奪數船更番濟渡痛加勦戮并燒沈江心船艘十餘隻全軍渡江黎氏宗族及百姓人等遂開城出降不攻而克

門戶黎城曰富良彼雖固壘衆倉皇數舟獨入眞稱壯既勇知方深惜臧官兵至富良江許世亨覓小農船及竹筏率兵二百餘人徑渡彼岸繼又搶奪船隻更番派載官軍其勇壯之概眞

爲超衆及阮惠復來孫士毅尚復領兵身先衝敵幸而許世亨力
爲勸阻並令武弁控騎遄行於是孫士毅振旅入關不致有損國
威而許世亨仍即致命疆場似此
勇且知方之賢臣能不倍加惋惜復國一王仍棄守立祠三將示
留芳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尚維昇等臨陣捐軀國家固已從
優議卹賞延於世並令阮惠於安南立祠以祭而阮惠奏請
官爵封諡即於彼處建立祠堂垂芳奕代此更足以酬獎忠魂矣
至阮惠再四籲求伏罪歸降實出眞誠揆度事機悉屬合理正當
從其所請赦過加恩事以順成不越佳兵之戒矣酬忠撫順遵王道無事佳兵兆吉祥

阮惠遣姪阮光顯入覲賜宴之圖

黎維祁復國後不能自立一聞阮惠復來又即逃奔內地

天厭其德誠非虛語予惟奉
天曷敢違越不值復興兵衛彼復國也嗣據福康安奏阮惠再四籲
懇悔罪歸順出於至誠予亦不欲爲已甚因即允其所請撤兵
阮惠先遣其親姪阮光顯入覲輸悃並稱明歲當親詣闕廷祝
釐因以乞封昨接表文嘉其情詞眞摯急欲得天朝封號爲榮
即勅封爲安南國王茲阮光顯來至山莊正屆萬壽節令其一
體與宴用示恩榮
誰能不戰屈人兵戰後畏威懷乃誠黎氏可憐受
天厭阮家應與錫朝禎今秋已自親姪遣明歲還稱躬己行似此輸
誠外邦鮮嘉哉那忍靳恩榮

新封安南國王阮光平籲請
頒示正朔並乞開關通市
優詔許之

十二月初四日奉
上諭福康安奏成林自安南宣封進關後於途次接見福康安諭

悉安南一切情形摺內稱阮光平以安南僻處夷荒籲請天朝
頒示正朔又以該國物產本微加以連年兵燹物力衰耗懇恩
准水口關准令商販出入則全境生靈俱獲利用等語阮光平
膺受封爵得備藩服感激懽忭具見肫誠前經遣使進貢并再
三籲請於明春親自赴京瞻覲祝釐忱悃可嘉業已俯允所請
今又以安南僻處荒陬頒正朔該國王於締造之初即能崇
奉天朝定時正朔為急務朕心深為嘉慰自應即為頒發俾得
敬受正朔永遠遵循但向來朝鮮國係遣使臣先期於十月朔
日祗領憲書今安南遠在南交若每年照朝鮮國之例遣陪臣
到京謹頒返國時已逾春正元旦之期該國臣民轉未能及時
遵奉殊非體念遠人之道今諭該部即將五十五年時憲書發
往交該督即委員齎至鎮南關令該國鎮目轉交國王祗領嗣
後每年即著該部照朝鮮請領數目將時憲書發交廣西令該
撫照此次之例屆期頒給無庸該國遣使進京以示體卹至安
南向通貿易自設禁以來罕有內地貨物該國民用所需諒必
日形短絀今該國王抒誠効悃已就藩封其境內黎元皆我赤
子自應准其開關貿易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利況安南甫經
兵燹之餘閭閻凋敝物力維艱尤須急為通市俾得有無懋遷
漸臻饒裕並著該督撫將水口等關即令照常貿易以副朕胞
與為懷一視同仁至意

安南國王臣阮光平謹

奏茲欽奉

頒賜乾隆五十五年時憲書著禮臣嗣後屆期頒給發交臣國之
諒山鎮目祗領不拘朝鮮國遣使赴京候領之例並奉
諭旨俯念臣國連歲被兵物力衰耗
特賜開平而水口兩關俾通市易仰惟
聖德如天無微不燭
頒正授時而歲功不忒蠻荒曹於銖黍晷刻之度自是氣候不至
差訛開關互市而泉貨可通下民病於懋遷有無之難繼今
物力不至短絀
鴻慈體恤之至眞是
天高地厚莫可形容臣仰荷
恩私無階報稱惟有翹瞻
天闕長傾葵藿之忱恪守藩封永述共球之職謹奉表稱謝者伏
以
皇極建中廣運大同之化
聖恩覃遠難名鴻造之仁翹首雲端捫心海際欽惟
大皇帝陛下奉三體道錫五綏猷主宰於上不勞惟深惟幾精神
之所運動包含其大無外所照所至血氣莫不尊親際蟠盡
在於帡幪胞與都歸於容蓋
昊天之四府者時也體
天行事回旋於遐邇而不遺
聖人之百貨可極焉與人爲公施濟在痌瘝而尤切蓋發育道存
乎廣大而皇成義本於通融法春秋歲首體元夏朔

寵頒七政示璣衡之象取噬嗑日中爲市周關弛禁九圜通珍寶
之途明時欽天度之昭彰利用仰
皇仁之溥博天乃道道乃久
天皇正朔億年承壽考之庥土有人人有財土宇昄章萬世溢豐
饒之頌臣欽膺
厚眷祗沐
隆沾鈞韶咫尺不違願無貳無虞奉
彝訓爲樹本立基之準玉帛五三有恪期不虧不竦荷
寵光於同風共貫之庭臣下情無任瞻
天仰
聖感激欣忭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乾隆五十五年
恩封阮光平長子光纘爲世子加
賜珍幣有差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一人宅中御外化覃屬國之封列辟守典承休佑
啓克家之胄稟義方於夙夜念篤尊親知大德之生成情徵愛
戴用沛以宗藩之懋賞特昭夫曠格之殊恩維安南遠介炎荒
而國王恪遵臣職藩邦新造承家緜茀祿之長崇爵初膺篤祜
遂就瞻之切表箋籲懇賚獻情殷際普天同慶之辰欣躋壽寓

效薄海臚歡之頌同暢皇風爰嘉令器家賢更喜維城宗子爾
阮光纘廼安南國王阮光平之冢嗣粹質溫醇英姿瑰特聽鶴
鳴之陰和聿培蘭玉成行當鯉訓之親承快睹荆枝首茁詒燕
翼而鎮撫有方震爲長子譽龍光而箕裘克紹晉叶康侯有嘉
德而裕及後昆故推恩而賞延奕世今封爾爲安南國王世子
錫之勅命於戲雨自葉以流根如喬如梓材由斲而塗蔀肯構
肯堂儀文特賞爾榮典策載綏爾寵爾其在家思孝在國思忠
勵乃心於匪懈學爲人臣學爲人子修厥業以無愆允不墜夫
芳聲並懋承乎多祉欽哉毋替朕命

七月初九日安南國王阮光平入
覲於避暑山莊
行在行抱見請
安禮八月至京恭祝
皇上八旬萬壽禮成
恩命回國
陛辭陳謝慶祝宴賚禮暨分載典禮門及御製詩恩賚門
安南國王臣阮光平謹
奏臣萬里趨
朝謝
恩祝
皇自行抵熱河
山莊以來幸得瞻拜

龍顏仰蒙
天語殷肫曲加慰勞臣傖陋惷愚何以當茲榮遇欽惟
大皇帝陛下撫御萬國一視同仁作則作
師爲
君爲
父明與日月並量與
天地參此照臨怙冒之公而下土臣民瞻仰之所共至於待臣
恩禮優異顧復不殊則係臣一身之所獨膺豈惟夙昔意料不及
蓋實三生之至幸而千載之奇逢今仰奉
宸衷垂念臣國初創締造方殷旋降
恩旨賜之回國宣臣近
御座旁
諭以溫語
聖慈眷憐諄懇周到臣感激涕零不知所云念臣受
恩如此之重被
寵如此之優惟願夜寐夙興長依
黼座而
恩諭不敢不遵國事又不能久曠進退躑躅依結彌深屈指九千
里行邁之遙追思四十日趨承之幸骨鏤心銘愈覺難於摹
寫臣歸國之後謹當凜遵
彝訓恪篤忠虔憑藉
寵光以鎮邦國奉承

聲教以備藩翰洪惟
大皇帝純嘏天錫茲遇
八旬開秩猶復勤理萬幾不自暇逸仰瞻
天容睟穆僅似五旬將來
聖壽九旬慶覃灑海康強純固悠久無疆屆期臣當重詣
彤墀再趨
主會以覲
天顏以述侯職此臣之大願也臣現當辭
闕身去心留感遇銜
恩五中怵惕計臣此次
陛辭之後至臣將來叩祝
九旬萬壽之時不過十逾寒暑
北辰在望拱嶽殊殷臣實不勝激切依戀之至謹
奏
臣等伏覩我
皇上納降安南一事始終以
敬奉
天以誠字小權量於輕重久長之計而成此息兵安衆之全功臣
等鋪敘
鴻猷略於始事戰功先幾制勝者具見於
御製戰圖補詠詩中自
簡任臣福康安督軍聲討阮光平即懼悚悔罪再四乞降並懇

親詣
闕廷恭祝
八旬萬壽且先遣其姪光顯獻梱籲
恩冀垂赦宥此事機之會更何事勞師勤遠以震耀於炎海一
天以殲隅也哉夫聖人奉若之道惟弗違王者仁義之師多不戰
彼自顧威不足而藉口閉關與視其利可圖而私心牟得
者萬不足以語此矧
聖朝正大光明之體聿成
耆定遠謨既以興滅繼絕者正綱紀於前復以傾覆栽培者布
寵綏於後自此銷烽海徼奉賚
天庭禀正朔而襲衣冠世荷
洪施之渥而又躬瞻
黼座叩祝
椿禧感遇銜
恩誼眞情摯以視古所稱頡利請降告功弔侈呼韓上壽咨禮
虛崇者曷若茲之忠虔篤効歡被
生成長覆育於
乾坤悠久之中也乎

臣錢開仕恭校

八旬萬壽盛典卷二十

聖功三 緬甸歸順

臣等謹案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其義恭見於
御製土爾扈特歸順記文蓋謂降而來服者所畏在威順而來歸者所懷在德若茲緬甸之敏關內附則實由我
皇上威德交至有以格其嚮化之誠適逢
慶祉滂敷歸仁浹愷爰俾綏土宇而列落封畛厚幸也竊惟我
國家天聲遠播恒惟是安輯邊徼使之共享敉寧自乾隆三十四年
策師征緬所向克捷已計日可以奏功爾時緬酋畏懼乞降即荷
恩命停止進勦此皆

大聖人以如
天好生之心擴如
天覆物之量審時度勢慮出萬全初非利其尺土抑非欲悉主悉臣
爲我僕屬而後已也逮今
鴻勳昭布者成屢宣荒徼殊區具有聞見乃以時隔廿年心輸萬
里函呈金表至謂一日不得臣服則此身枉生天地之間是
曩者新街江裔之捷固爲聲罪致討所不可無而後此官屯
罷兵似須操今日不戰屈人之劵者臣等恭讀本年
賜獎緬甸國王詩有經事自惟老勝壯之句益仰
皇上登大耋之齡集咸寧之福內安外順
謙懷惟成功之不居迺以卜
延禧之攸厚者乎

乾隆五十三年

恩准緬甸國長孟隕投誠內附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四日雲貴總督臣富綱謹
奏爲緬甸遣目納款投誠恭摺奏
聞事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二日據順寧府知府全保署順雲營
叅將花連布會稟據耿馬土司罕朝瓊報稱耿馬所管之滾
弄江大渡隔岸即係緬甸木邦地方四月二十日有緬酋孟
隕遣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盧撒亞三名小頭目十
二名跟役一百餘人恭賫金葉表文金塔馴象寶石金箔檀
香大呢象牙漆盒等物又具咨文一件絨氈洋布等物四種

齊至江邊懇求進貢並稱老官屯一路山高瘴大象隻難行
故從木邦前來朝瓊當即查明屬實令來人暫住等候先將
文書接收轉呈等情臣當將孟隕咨呈緬文譯出據稱伊係
甕藉牙第四子自幼爲僧因兄懵駁身後姪贅角牙襲職相
繼作孽自取滅亡國人迎我掌管國事我深知從前懵駁父
子行事錯謬蒙
大皇帝恩德如天自撤兵以後不加征剿感激實深屢欲乞求進
貢因暹羅國時相侵擾並移建城池未得備辦今荷
大皇帝洪福遠庇緬地得享安寧特差心腹大頭目葉渺瑞洞細
哈覺控委盧撒亞等遵照古禮賫送表文象隻貢物懇乞轉
奏送京叩覲
天顏稍申下悃等語查孟隕係緬酋懵駁之弟贅角牙之叔乾隆
四十七年因孟魯致死贅角牙復被國人將孟魯殺害公立
孟隕經臣具摺奏明數年以來毫無動靜臣惟恪遵前奉
諭旨督飭治邊文武嚴密巡防不使稍有疎懈今孟隕差遣頭目
具表納款雖情詞恭順誠懇但緬夷情性猜疑孟隕自幼出
家於懵駁滋擾抗拒之處並未與聞自爲國人迎立後即已
深知悔懼惟因內難甫平旋與暹羅打仗是以至今始行遣
目進貢臣詳察情形其納款抒誠似屬眞實可信自應據情
馳奏仰候
聖明訓示遵行查現在滾弄江一帶烟瘴盛發所有來目人等以
及象隻什物不便聽其住居外江難以稽防致滋散失臣當

經飛飭該副將定住會同順寧文武點驗明白先帶至順寧
地方暫行安頓嚴密防守妥爲照料臣現奉
諭旨查閱營伍即自省起程馳赴該處查看情形而向來目詳詢
一切親加料理恭候奉到
諭旨准其進貢臣即派妥幹大員伴送來目酌帶跟役恭賫表文
貢物先行起程象隻亦另派員管解送京其餘同來人衆均
留郡城等候毋庸隨行致多糜費所有譯出表文文書同貢
物清單一併恭呈
御鑒伏祈
皇上睿鑒
訓示遵行謹

奏奉
上諭緬甸僻在荒服我國家帑藏豐盈威棱遠播朕之所以停止
進勦者並非因兵力不足特以該處水土惡劣地多瘴癘又值
該國畏懼懇求朕體
上天好生之德遂諭令撤兵自撤兵後十餘年來邊境相安且懵駁
與伊子贅角牙相繼作孽自外生成俱已身遭夷滅孟隕本在
緬寺爲僧前此之事與伊無涉今因該國無主衆頭目等推舉
掌管國事差遣頭目賫表納款閣其表文情詞甚爲恭順誠懇
此係好事將來該頭目等到時朕方欲重加賞賚富綱接據稟
報自應一面具奏一面即選員護送來京乃始則疑其狡詐派
員前往察看虛實已屬過慮繼復以無關緊要之楊重英向其

跟究富綱何不曉事若此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傳諭該督接奉此旨即一面遴派妥員護送該頭目等迅速前來行在呈進表物如能於萬壽前到熱河固好若計算日期八月初旬前後不能趕到即於出哨時到熱河祇候維時蒙古諸王公皆扈蹕山莊俾遠國貢使同入筵宴瞻覲尤為盛事

御製雲貴總督富綱奏報緬甸稱臣進貢詩以誌事 戊申

官屯謝罪求罷戰已即傳宣命止戈 昔年征緬甸之役事非得已迨己丑冬經略大學士傅恒於新街江脊連破賊壘遂進攻老官屯繼拔屯西一砦絕其糧援已可計日蕆事維時聞其水土惡劣我將士多受病者深為憐憫若更待春至陽生則瘴癘益甚於是有班師之諭而傅恒適亦奏緬酋懵駁遣大頭目詣軍營籲求貸罪罷兵因檄諭解圍撤兵蓋其始以聲罪之師不可以已既而審度事勢恤我征人遂爾止戈原非利其土地必欲窮兵也嗣是二十年來亦且置之度外茲據雲貴總督富綱奏掌管國事孟隕遣大頭目三名小頭目十二名賫金葉表文並馴象金塔等件款關進貢情詞甚為恭順詎可阻其向化之誠即諭令准其前來行在並臨時酌加優賚以示柔遠至意 却逮廿年無信息何稱一旦入漸摩遜辭並未馳文帝奉表翻看來趙佗羈彼重英異蘇武督臣致訊似為過

按漢書趙佗當秦末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釋而不誅佗既復僭稱帝號文帝立遣陸賈使南粵賜書告諭佗恐頓首稱臣蓋文帝初鎮撫天下不欲興兵誅討惟貶損詞意冀其感服而佗果稱臣奉貢書生選儒之見率以為是予則以為大失中國駕馭外域之道蓋外域惟知畏威不知懷德此意向列論之若今之緬甸則大不然初以滋事邊疆興師問罪既因其籲求貸不加討亦不過舍之而已豈值以一紙之書婉諭臣服而茲孟隕款關進貢詞順禮恭且據督臣譯其來

文謂其父襲藉牙承管國事至其兄懵駁傳子贅角牙同時爲惡獲罪天朝繼蒙寬赦不加征勦感激實深伊與懵駁父子素不和睦藏身緬寺爲僧自贅角牙自取滅亡衆頭目舉伊掌管國事屢欲乞求進貢因暹羅時相侵擾並移建城池未遑將使茲特差心腹賫表並具貢物懇祈轉奏乞恕已前之罪永作域外之臣謝罪入貢歸誠出於傾心向化其恭順過趙佗遠矣至總督富綱詢以楊重英之事實過於苛求楊重英不過一臬司在木邦被緬甸之兵遮去留彼非若蘇武之奉使朝廷也其縛送與否皆無所關係何必致問因嚴飭富綱令罷之且蘇武在匈奴娶妻生子向已薄之聞重英在緬甸求死數次而不得若復無娶妻生子之事是較蘇武爲優矣並戲及之

又奉

上諭緬甸僻在荒服今孟隕既悔非抒誠款關進貢自應遂其向化之心已諭令富綱選派妥員護送該頭目等恭齎表物迅速行走如萬壽前不能抵行在即於出哨前趕到熱河祗候與蒙古諸王公同時筵宴瞻覲其所帶象隻沿途累重不妨另派妥員照料在後行走著沿途各督撫即行寬爲預備夫馬俟該頭目等到境即行妥爲照料護送俾得迅速遄行不致稍有遲滯所有經過省會府城等處著該地方官預備筵席禮待以示柔遠之意

九月初四日孟隕遣使細哈覺控等奉表入

覲於避暑山莊

行在

恩賜宴賚回國

管轄緬甸地方小臣孟隕謹

奏

大皇帝寶殿小臣父甕藉牙因替舊緬酋奔噠喇平亂承襲掌管

地方傳至小臣兄懵駁違悖父命傳子贅角牙同時爲惡得

罪

天朝蒙發

大兵問罪旋蒙

寬赦不加征勦小臣與兄弟叔姪素不和睦藏身緬寺爲僧至贅

角牙自作罪孽家庭禍起身遭夷滅國中無主衆頭目以小

臣甕藉牙第四子公舉掌管國事續因暹羅侵擾防患不暇

復因改建城郭於蠻得地方至今六年仰叨

天佑稍得安寧

大皇帝恩德如天四海臣服萬國歸心小臣緬甸遠處極南不得

臣服

天朝共受太平之福此身枉在天地之間此心時刻難安今小臣

追悔已久特遣心腹頭目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盧撒亞等

虔呈土貢金葉表文一件金塔座高三尺頂嵌好寶石一顆

馴象八隻藍寶石戒箍三個金箔一百搭象牙二十隻紅白

檀香五十觔紅黃綠大呢三疋漆盒四個小盒子五十個申

請雲貴總督代爲

奏明求
大皇帝如天之量恕緬國已前之罪永得作外域之臣世世子孫
以蒙
聖恩於億萬年矣謹具表以
聞
御製賜宴緬甸陪臣即席六韻戊申
滇南金葉緬文呈來者徐去聲之嘉至誠昔日歸降此歸順己丑令經略大
學士傅恒征緬其冬連敗賊壘於新街江裔將業乘勝攻取老官
屯旋因其乞降班師然亦不過姑貸其罪究未臣服其心也茲該
國陪管國事孟隕遣大目頭三人及小頭目等齎金葉表文及金
塔馴象等物款關進貢並稱其兄懵駁傳子贅角乎同時爲惡獲
罪大朝而伊與懵駁父子素不相睦今特遣心腹入貢投誠乞恕
已前之罪永作外域之臣等語是此日歸順之心出於至誠深堪
嘉悅不惟無戰亟無征閉關未可學光武馳諭原非遣陸生方伯猶
撥遞夫吏富綱於緬甸貢使不即令其前來瞻覲又復跟究楊重
英下落甚爲錯謬楊重英僅一臬司隨軍辦理糧務彼
其遮留並非奉使之臣可比乃令該頭目等復遣人回國告知外
該國長倘彼心懷疑畏寧不阻其恭順之忱已傳旨嚴行申飭外
臣兼獻未同兵嗣奏緬甸將楊重英送出已於七月初二日抵內
地耿馬地方並帶出從前失迷兵丁四名及廣東
民數人益見該國長實屬傾心向化今該頭目等
至山莊拜進其國長之表因厚加宴賚以示殊恩山莊宴賚逢佳
節是日重九海國車書遵大清惇史湯稱增此創舉圖惟慎奉其盈
勅諭緬甸國長孟隕并加
恩賜
奉
天承運
皇帝勅諭緬甸國長孟隕知悉朕惟輸誠納贄炎陬修職貢之儀
舍服招携王制重懷柔之典念荒徼克循舊服則朝廷宜沛新

綸爾緬甸國長孟隕本爲支子暫托釋門因兄姪梗化而戕殘
爲國人擇親而擁戴前愆力改來享情殷旣遣使以將虔復陳
詞之維摯具明忱悃良可褒嘉是用降勅獎諭賜國長並國長
之妻佛像文綺珍玩器皿等物國長尚其敬受益矢恪恭朕復
念爾國長當家庭搆亂之餘甫掌國事爲士宇敉寧之計移建
城垣正宜永戢兵端修和睦好俾爾人庶咸遂樂生副朕眷懷
用承寵錫故茲勅諭

命傳諭緬甸與暹羅二國修好

九月初四日奉

上諭暹羅緬甸兩國向來搆兵不睦暹羅業經受封而緬甸現在
投誠內附俱係屬國嗣後該兩國應彼此修好同受天朝恩眷
不得仍前搆兵除緬使回國時先行傳知外俟暹羅貢使到日
一併傳知令其回國告知該國王敬謹遵照

恩遣獵夷則列等六人回國

十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本年緬甸欽關納款遣使齎表進貢因思四十一年曾將該
處獵夷老段等十一名發往吉林黑龍江今該國旣悔罪輸誠
事前此發遣之人自應給回曾降旨諭令將軍等查明獵夷等
下落茲據查尚存有則列波浦波些孟伍拉喀者衆六人件送
到京已勅部交滇省引見人員之便帶送前往著傳諭富綱譚
尚忠俟獵夷等到滇時即派員轉送出關令其歸國以示懷柔
綏輯至意

乾隆五十五年緬甸國長孟隕遣使謝
恩恭祝
皇上八旬萬壽宴賞儀物分載恩賚門並乞封號
勅褒允之並加
賜詩什珍物有差
管轄緬甸地方小臣孟隕謹
奏
大皇帝寶殿小臣前歲遣目投誠仰蒙
恩准上年貢使細哈覺控等轉回阿瓦復齎到
御賜各種珍物小臣隨出城三站叩頭跪領不勝感激欽幸嗣又
蒙
賞還緬人孟伍拉喀者朶波浦等六名小臣即差目赴關接領回
國
恩德如天舉國欣戴今年八月恭逢
大皇帝八旬萬壽小臣現已虔具表文并小國土物差心腹頭目
叩關求總督代奏外伏念小臣已蒙
恩准內附自當永沐
生成仰求
大皇帝逾格恩施
勅賞小臣阿瓦封號并准十年進貢一次俾子子孫孫得以世世
稱藩仰承
聖澤再自禁止通商以後邊夷生計甚是艱難伏祈照舊開關使

小國所產棉花等物藉以銷售不但小臣身蒙
厚德即舉國臣民均沐
天恩於萬萬年矣謹具表以
聞

三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緬甸國長孟隕敬關內附効悃維殷前已遣使恭進方物備
邀賞賚燕胥茲以朕八旬壽辰普天同慶復敬備表貢遣使來
京祝釐遠涉萬里實屬恭順可嘉自應俯允所請給予封號以
資綏輯俟其貢使到時再將錫封勅書及國王印信交令齎回
茲先降勅褒諭並親書御製詩章以賜仍加賞珍珠手串荷包
等件以示優眷該督等接奉後即照安南之例遣道府大員二
人親齎恭捧前往宣封面交祗領該國長備沐寵榮自必倍加
欣感
奉
天承運
皇帝勅諭緬甸國長孟隕知悉據雲貴總督富綱奏爾深感天朝
厚恩敬備表貢遣使叩祝萬壽並欲求請封號已將表文呈覽
朕披閱表內詞義肫懇祈籲情殷誠悃實屬可嘉朕惟懷柔藩
服德化所先効悃將虔宜加褒錫爾自嗣攝國事以來即遣陪
臣具表敬關輸誠納貢朕特鑒爾恭順降勅褒獎並賜爾佛像
文綺珍玩器皿等物用昭優貺茲復以朕八旬萬壽率土臚歡
遣使祝釐遠涉萬里尤見向化之忱已命雲貴總督飭送來使

前赴熱河行在與蒙古王公回部伯克及安南國王庶邦君長
等同預筵宴瞻仰朝儀並當加以優賚共沐恩榮至爾以攝國
有年欲懇請天朝封號以資鎮撫因念爾國遠在炎陬恪共職
貢茲於遣使之前先期坐擺致潔告虔更徵謹恪朕甚嘉焉已
降旨交該部封爾王爵俟爾使臣到京再將錫封印信勅書交
與賫回茲先降勅褒諭親書御製詩章以賜加賞珍珠手串一
掛使爾益加欣忭並使爾舉國臣民同深慶幸已令該督遣大
員二人親賫恭捧送至爾國面交祗領爾既受茲寵錫備沐殊
榮益當倍矢敬共恪遵侯度屏藩南服延及子孫仰副朕撫遠
綏來至意特諭

御製雲貴總督富綱奏緬甸國長孟隕遣使祝釐並乞封號詩以
賜奬庚戌

奉表前年施惠往請封今歲竭誠歸赤心那限萬里隔黃詔從教
舉國輝經事自惟老勝壯化民因識德贏威內安外順胥
天佑益切屏營禀勅幾

又奉

上諭緬甸自禁止通商以來需用中國物件無從購覓而該國所
產棉花等物亦不能進關銷售今納貢稱藩列於屬國應准其
照舊開關通市以資遠夷生計此事不值寫入勅諭著該督一
面照會孟隕即一面飭知沿邊官員定期開關市易以示嘉惠
遠人之意

恩封孟隕爲緬甸國王

賜之勅印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德孚柔遠王朝隆無外之模忱切向風屬國彼咸寧之福既敬將夫職貢懇備遐藩宜褒錫以恩綸允綏嗣服龍光斯賁爵命維新爾緬甸國長孟隕地處炎陬係居支庶曩者家遭多難禍亂相尋繼因國賴長君攀援共戴敏關納貴恪恭著攝立之年降勅頒珍惠愷浹歸仁之感茲以今歲爲朕八旬萬壽敷天慶叶薄海歡騰顧大吏以抒情遣陪臣而祝嘏先期齋潔葵傾矢在寸心重譯來同琛獻踰乎萬里休徵所應肫款堪嘉至爾國世裔載延邦基復整干戈是戢期鎮撫夫民人鐘

篋常新思奠安夫土宇瀝攄虔悃跂藉榮施仰祈封號於天家文披金葉遠賜詩章於下國寵荷珠光今封爾阿瓦緬甸國王錫之勅印王其勉修政事慎簡官僚敦輯睦於隣封垂敉寧於邊境永受無疆之慶流及子孫益堅不貳之誠保其宗社欽哉毋替朕命

新封緬甸國王孟隕奉表謝

恩

新封緬甸國王小臣孟隕謹

奏

大皇帝寶殿小臣從前投誠納貢業蒙

恩准歸附今年八月恭逢

大皇帝八旬萬壽萬國稱慶小臣虔備表貢遣目慶祝分所當然
但冒昧求請封號通商實切惶恐前據老官屯頭目稟奉雲
貴總督檄諭得知使臣便居未駝等尚未到京已奉
大皇帝勅諭准封王爵
御賜珍物
欽差大員降臨小國宣封小臣一聞此信喜出望外當即諭知老
官屯頭目孟幹修理道路住處並遣子應也同阿渺大萬星
赴官屯一路伺候小臣親出四站至九鈕城跪迎
勅諭並集僧衆誦經拜佛於七月初十日受封王爵跪領
勅諭
御製詩章珍珠手串荷包等物伏念小臣遐方陋質毫無報効仰
蒙
殊恩褒獎
賜封王爵俟便居未駝到京即將印信
勅書交與賫回不但小臣身逢
盛世得邀
寵遇即世世子孫亦得長守邊隅永爲臣僕荷蒙
恩賞珍物小國素所未見並奉
天使傳知通商一事已奉總督示諭奏蒙
大皇帝恩准開關舉國人民無不歡欣感戴共頌
皇恩浩蕩小臣感激下忱不能自已惟有虔誠坐擺遙祝
萬壽無疆恭具金葉表文並小國土產物件差心腹頭目便居也

控蘇令覺應答覺等隨同
天使進關並咨求總督代爲奏明叩謝
天恩小臣受封之日即諭知通國臣民共誓恪共藩服十年進貢
一次仰世代子孫永沐
皇恩於弗替謹具表恭謝以
聞
臣等謹案緬甸古朱波地漢通西南夷謂之撣唐謂之驃
宋元至明謂之緬累代羈縻率未嘗內附我
朝定鼎之初廓清寰宇挈其屬降乾隆十六年始遣頭目奉
表修貢三十一年厥酋懵駁滋擾獲罪嗣荷
恩命釋弗加兵五十三年其支庶孟隕謝罪入貢蓋閱二十餘
年未經通使而乃聞風感慕不事招徠自然向化夫孰非
聲教之遠暨有以生其嚮往作其恭順乃以聯逖邇於一體者
乎
皇上俯鑒誠悃
申訓守臣毋重生其疑畏逮使至即蒙
恩禮渥施更
勅示以固圉睦鄰之道五十五年乃復遣使陳謝祝
壽乞
封花象之呈身坎扒窪經之頂禮虔祈
寶算跂藉
龍光其肺款爲己至也臣等仰惟
聖功

聖朝德洽綏來
功昭馭遠
錫王封於阿瓦陋臣服於粵陀洵希古之盛事以是知
勲威所届用能擴此無外之模而況
慶流亨會迴殊東謝西趙之僅登職貢已哉

臣龍廷棪恭校